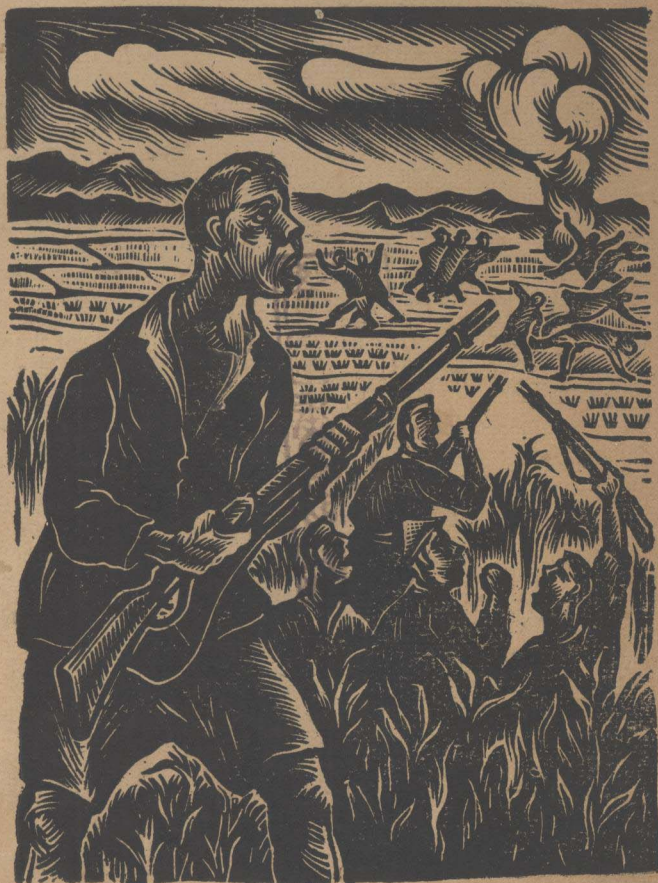


农民的吼怒

著 仙 衣 霍



版 出 社 學 文 戰 抗



仙著

怒吼的農村

抗戰文學社出版

新書預告：

民國廿七年 四月出版

著作者： 霍衣仙

出版者： 抗戰文學社

經售處： 上海雜誌公司

北新書局

售價： 國幣式角五分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來私庶，華北，日新

目 錄

怒吼的農村序

一個狐假虎威的武裝警士

行路難

老挑夫的壯語

剛到家的一剎那

故鄉一切都變了

我們要組織起來

要組織先開導民智

農村的一幕國防會議

改造社會的熔爐

一烟袋鍋兒打死一個人

縣衙役下鄉

趁火打劫

攤派車馬

事情出了岔兒

民衆別動隊

軍隊開來了

人心起了動搖

收拾善後

火山上跳舞

劫後的村莊

自動武裝誰來給誰打

弁言

序之

乙仙寫完了動蕩中的故都，接着於課餘之暇又寫了怒吼的農村。他的努力，實在使人佩服。本書的內容，都是他去夏所見所聞及自己親身經歷之事，用質樸的文筆，表出他的期望和憤慨。他在自序裡已經說：「這裡所寫的雖說是個人私事，但讀者也可從這裡看到華北農村的動態。」我看這不但是華北戰區的現象，也是全國前線的寫照。

此次中日戰爭，乃是我國生死存亡的關頭，以全民族的命運作孤注。這是千古以來，最嚴重，最大的賭賽。全國民衆，上自政府，下至軍民，應如何忠心赤胆，泯除一切界限，精誠團結起來，打成一片，來與強敵肉搏。而事實却是相反，所以作者說：

「政府不但不組織民衆，還不許武裝民衆的自衛，只是靠着武術來禦敵！陷在兩重壓迫下的華化民衆，如何應付這國難呢。」

後來他又說：

「官廳不但不組織民衆，反而說預防暴動。軍隊來了，先向村裡要槍，這些事實，打消我們一團利用民衆抗敵的熱望！」

這是何等悲憤，真是一針見血！

自軍隊開來了以下，是全書最重要最精采的一段，也是抗戰期中最痛心的一幕。民衆抗敵的

熱誠，不亞於任何軍政要人。平日受着苛捐雜稅的剝削，一有戰事，官廳一紙公文所到，急如星火。衙役書吏，任意敲索，民衆苦於應付，只用「馬虎主義」，敷衍從事，再加上軍隊的騷擾，軍官的敲詐，真使民衆一團愛國的火熱的心，頓時冷下去了。所以作者悲憤地說：

「日本沒有打成，中國兵到了，鬧了個滿村沸騰。將來成了戰區，還怎麼辦。可嘆我們老百姓的脂膏，養着這一批軍人！」

我想這一批說「媽那巴子的」軍隊，現在早已被打散了吧，或者其中的最少數的發了些「洋財」，大多數怕早作了敵人的炮灰。因為：

「真正打日本的，不妨害老百姓，沒出息的軍隊，只知道欺壓老百姓，那裡敢打日本人！」作者又用很滑稽的筆調說：「我親眼見到他（團長）伏身在書桌底下，以為有了桌子的陰蔽，炸彈降下來，也可以安全無憂」。飛機走了，團長下令，立刻開拔！——感謝日本的飛機，於是民衆迫得無路可走，只得拼命。可憐幾個逃兵，作了他們自衛試驗的犧牲。作者最後暗示說：

「如今有了傢伙，誰也不怕，誰來侵略我們的土地，就同誰打。一定保護我們的祖宗的墳墓和可愛的家鄉。」

我們要求最後的勝利麼？政府與人民，民衆與軍隊未打成一片，實在是抗戰前逃的致命傷！

三月三日序之寫於青山道棧園

更 的 個 及 道 誠 狐 想 行

使我生出無限欣喜來。多年作客的遊子，一旦投到故鄉的懷抱，家人的撫慰是有說不出的甜美。看到故鄉一切事業都蒸蒸日上，鄉人對於國事的關心，以及自動的要組織起來，都是據實寫錄，並沒有半點的誇張在內。這裏所寫的故鄉，是與魯迅所寫的故鄉不同，我誠懇地把華北國防前線的一個農村，介紹在讀者之前。

鄉村的文化水準普通是很低落，所以散漫無組織以及動作鹵莽，我也毫無粉飾的刻劃出了。他們的外形雖說是粗俗，然而毫無掩飾地也都跳蕩着火熾的愛國心，只要有人開導他們，是會羔羊似地服從，民族自覺的意識也都深入了他們的心。社會的熔爐是很容易改造，只要有人負責去打開。

河北省流行着一句歌謠：京油子，衛嘴子，保定府的狗腿子。這三種人的嘴最會說話，北京人嘴來的油滑，天津人嘴巧，保定在過去是河北的省會，不但官廳積弊最深，而三班六房的衙役之流，壓榨老百姓的威嚴還有過於縣官。那個衙役玩的一套把戲，雖說只是敲了二十元，但是我們看到他操縱公事的手段。在這個時代竟還有那樣事情的重演，頗可供澄清吏治的政府當局作參攷；我是借着致堂的口，罵出了我心頭的憤恨。

這次抗日軍興，華北的農村担負了不少國防費，但是在我回到廣州不久，就聽到保定不戰而退的新聞。幾百里修築好的戰壕，不戰而輕手予人，每一念及，還使我十分痛心！由軍隊開來了以下，所寫的是中國軍隊的擾人。在抗戰時期似乎不該暴露這種弱點，但事實俱在，無庸我們掩

飾。想讀者在報端也得到該軍紀律太差，以及長官被中央處決的傳聞。

這裡所寫的都是平凡人物，沒有半個英雄在內，他們的思想是粗淺的，動作也近於單純，讀者也許以為都是唐·吉訶德式的人物，但是在農村中只能找出這樣的角色。我愛這些帶着鄉土氣的群眾，因為他們毫沒有着上正人君子之流的紳士衣冠。

為求暴露農村的真像，我對於寫人物風景時，也費了相當的心，在談吐的口吻以及動作上，我是避免着誇大而力求逼真。

華北的人民過去在不良政治的指導下，是自衛無力救國有心，受官廳的剝削以及軍隊的騷擾，這種雙重的壓迫，非身受者是斷不會體會出來的。他們各方努力圖強的途徑都被堵死，為求生存，只有一條自動武裝的路可走。他們的口號，雖說是誰來給誰打，那只是一時的積憤使然。在第三部咆哮的戰神中，就見到他們拒絕日方宣撫官的招安，而武裝抗戰的局面，正在廣大的展開。

本書定名為怒吼的農村，有的人以為並不怎樣的怒吼，其實不然，我加給本書這個名稱是有我的理由在。華北的人民現時正嘗着亡國的滋味，在過去全國民衆對他們也多不瞭解。我是華北的人，對華北農村的實況較為熟知，民衆的愛國狂以及民族意識的抬頭，正爆發着整個中華民族復興的火燭。本書所寫的怒吼，雖說是抵抗逃兵的騷擾，但是暗示出民衆充分自衛的能力，在第三部中當可見出刀光劍影來。

最後提醒讀者的是這個：要想充分發揮抗戰的力量，應當把眼光移到農村去，那裡潛伏着無

限大力，如果放棄了不用，或輕以予人，那才是抗戰時期最大的悲哀。因爲真正的農民，都有一個安適的家，爲了保鄉守土，他們都會英勇的抵抗暴敵的侵畧。急速把他們組織起來，是當今政府第一要務，我以爲。

本書底稿序之兄代爲校閱一次，並冠以弁言。唐英偉先生代作封面。馮星衡先生對於出版助力尤多。

對以上三位先生的幫忙，謹誌衷心的感謝。

民國廿七年二月衣仙自序於廣州

一個狐假虎威的武裝警士

北方的三伏天，不是出門的日子，坐在家裡揮着羽扇，臭汗也會順着人的身子往下滴。只有早晨四五點鐘的時候，太陽還在雲海裡未曾掙扎出頭來，天空浮着幾朵柳絮似地白雲，被小風兒吹送着，向人間散播着一種涼意，還使人覺到一種清爽的新秋氣息。

汽車站的門外擠擁着一群人，攜帶着隨身行李，都是想趁涼兒搭車出城的。我同妻由保陽旅館動身，一早就夾進了這行列。我的家是離城約有六十里的一個鄉村，離鄉十里有一個火車站，然後雇大車才能回家的。

汽車開動，陣陣的涼風從窗口吹進，昨天坐了一日火車的勞累，也讓這朝晨的爽氣吹散了。我們靠在椅墊上，觀賞從窗外飛馳過去的一片綠野，和一排排向後倒下去的綠的園林，早起的農夫都已荷着農具在野外工作，村裡的人家雖說關着大門，但是汽車經過時驚起了許多鷄鳴犬吠，在這鄉村的晨景中，風馳電掣般經過了許多村鎮。

我們正陷在這美景的沉思中，突然汽車在大道大河的前面停住了。

「過河了，請旅客們下車，不然路橋是會壓沉的。」壓車的說：

車上的男客都沒表示什麼就下去了，這裡離橋還有二里，車上的兩位老太婆，向壓車的要求說：

「先生！我們走不動，不必下車吧，多兩個人也許不要緊的。」
我向這兩位老太婆一打量，是六七十歲纏着小腳的典型鄉下人。其他乘客也打着幫腔，壓車的最後應允了她們的請求。

「下車！」一聲牛吼似地怪叫，從車前傳來。

「誰作主答應她不下車？」依然是聲色俱厲。

「車翻了人命是小事，誰賠車？」暴雷似地聲音響了一連串。

我順着聲音瞧去，從司機的座位房，走下一個神氣十足的穿制服荷槍的武士，看樣子是像壓車的武裝同志。

這道命令果真有效，兩位老太婆居然順從的下了車，空汽車也隨着飛也似地駛過。這時太陽已經升起大高，開始散播着炎熱。我們十幾位男女乘客足足走了五里多路，等追上汽車，大家都走的滿頭是汗。

「等客人到齊再上車！」武裝警士這樣發令。

乘客都呆立在太陽底下，遙望兩位老太婆，還在很遠的後邊，這時人叢裡有了點騷動。

「他媽的！爲什麼公司收每人兩角過河費，罰我們跑這麼遠路？」

「是的！橋這麼堅實，空車多載兩位老太太就會壓沉？」

「老太太走到至少還得半點鐘，叫我們在太陽底下受罪！」

客人擦着汗七言八語的抱怨說：

我掏出票來，一看，果然上面明顯地寫着：「另加乘車過河費兩角。」

向武裝的警士一打量，是一臉橫肉的彪形大漢，穿着公司的制服，掛着手槍，耀武揚威的站在那裡，狠狠地瞧着我們，像是恨不得一下把我們吞下口去，看樣子決計不是好貨。

我早已被狠毒的太陽光晒胡塗了，憤慨和憎惡，陡的湧上我的心頭，正義感驅使我，向武裝警士走近了兩步。

「這路是村裡的善橋，還是你們公司修的？」

他打量了我一下，回答說：「路橋不是公司修的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公司收每人乘車過河費兩角，可是我們都沒坐車過河。」我停了一下，又接着說：「現在公事公辦，退還我們每人票價兩角！」我沒想到對武裝警士交涉居然態度這樣的強硬。

「對！照章退錢！」

「退！少一個也不成！」

乘客都壓抑不住氣憤，怒吼似地起來附和。

武裝警士一向是很驕矜，一見客人動了公憤，他竟泥團似地呆立在那裡，就此也可證明他不是什麼英武的好漢。司機的壓車的一齊過來，向客人陪了許多好話，可是警士只顯得嘴唇發紫，楞着一句話也沒說。

「好吧！他要恭恭敬敬的向這兩位老人陪罪。」小脚伶仃的老太太已然趕到車前，頭上滲出豆大的汗粒，嘴角還滾着白沫。「說：這是我的錯！」我用手向老太太一指，然後，緊衝着武裝警士說：

壓車的和司機，死命向我要求，說：「高抬貴手，饒恕他這一次。」

「不成！我們的錢都可不退。」我知道大家都恨那位警士，代表着衆人的口氣說：「但是他必須向兩位老人陪罪，說不該罰她們多跑一踫路。」

武裝警士在衆人的哄笑聲中，按照着我的要求作了，一場風波才告平息，大家這才擦了擦汗一同上車。

「看他以後還再狐假虎威的欺壓人！」乘客用手指着紅到耳根的警士說：

行路難

車上熱鬧了一陣，然後又歸沉靜，我一側頭，妻向我深深地看了一眼。「你的個性太強，爲什麼多管閒事。」眼神是不會瞞人的，我猜到妻的心底的話，如怨如訴地彷彿在說：

張登過的橋，前面只有八里路就到溫仁村，汽車停在村中的一條街上，我的目的地到了，隨着妻搬運了兩件行李一同下車。

這個村莊離我家還有十里，因爲我多年在外奔跑，到了家反像是一位客子，這裡原先也有幾位兒時的同學，但多年不通音問，連名字也一時無從憶起。原先家裡給北平去信，說是指定日期地點，叫家裡的大車去接，我們這次出城太倉促，信也沒顧得寫，怎樣回家？一下汽車是當前的一大問題。兩件行李交妻看守，我到外面去雇車。

「我是離這兒十里，王力村的，要雇一輛車送到家，腳錢是不會少給的。」我走了幾步，對汽車站旁的一群觀衆說：

但是出乎意料的，是這般人並不爲我的話語打動，只是凝神的打量着我：

雖說是剛交三十，但外貌看來已經不很年輕，額上抬頭紋打着皺折，在飽經風塵的臉上，刻劃着許多人生經歷，記着在社會上所受的許多打擊，普通人看來至少多猜五歲的。穿的是敝領的白西服，戴着一副玳瑁加金絲的近視眼鏡，手裡還拿着一頂白通帽——這是鄉村裡法國神父才戴

的。

「先生是王力的，怎麼我們都不認識呢？」

一大羣老少的村民，像看洋鬼子似地包圍了我，人叢中發出了這樣的聲音：

「我是才從外邊回來，三里五鄉，提到家裏人大家都是很熟的，請指點一下，那裡有車可雇，送回家我是不會虧待的。」我又繼續的請求說：

這時候圍的人更多了，還有幾家的婦女也都出來，一群小孩子也過去包圍着妻，看看她的樣子更覺希奇：

瘦長的身子，穿着黑香雲紗的旗袍，袖子短的和肩膀兒齊，下擺長的却拖拉到當地，長圓的臉，雖說沒施脂粉，但是剪髮燙得蓬鬆着披在腦後，活似鄉下人常見剛出籠的扎毛鷄。

這一群人只顧圍着我們倆，看那樣子彷彿是說：「這是新從外邊回來兩位發財的。」我正覺得週身不安，忽然一位年輕人領首發了話：

「大熱的天，誰願意動。要送，先講清價錢，十塊大洋，我就去！」

十塊大洋本不算什麼大數目，不過到家只有十里，這不是敲的天字號的竹槓。我於是說：「十塊錢也不算多，不過我們是十里的鄉親，送我家，腳錢叫你隨便留，茶飯我還款待，反正決不會虧待了的。」

「別滑頭，話要先講清，十塊錢少一個也不成了！」聲調是異常堅決。

我回過頭去，對着妻苦笑了一下，說：「沒想走到家門口，他們要敲我的竹槓呢！」

「鄉下人怎麼這樣可惡。」妻看到我受了鄉人的窘迫，也氣憤的說：

「敲竹槓，什麼話呢？成，送你走；不成，看你帶着這兩件行李有什麼辦法想？」

「有什麼辦法想？」這句話鼓起我好勝的心。「中國人遇到難事，一向是好說沒辦法，我偏要在沒辦法中找到辦法！」

我這時看到那個惡少，心裡充滿了怒意，但是這些話並沒出口。我轉問了幾家，都說：「非十塊大洋不去。」

他們是敲定了我的竹槓，把我們僵在了那裏，

我向妻悽慘的一笑，說：「他們準以爲我是發財回家，想法兒揩我的油的。」

妻對眼前的景况，顯出是看不慣，憤憤地說：

「近來常有人高喊到農村去，說是爲了解除農民的疾苦。誰知道農村的人這樣的好詐，這樣無理，不但人是一臉黃土泥，內心還這樣齷齪呢！」

「鄉村的人有的是不可理喻，這一切都原於無知，某社會學家不是說過嗎：鄉間的父兄用血汗掙來的金錢，供給子弟念書，等到有了知識，反都捨棄了鄉村跑到都市去，大家搶飯吃，彼此爭奪，彼此排擠。結果是都市的知識分子過剩，鄉村的文化水準，反倒永久是低落的。」

「是的！要改造社會，得先從改造農村入手，可惜城市的知識份子，大多是由鄉村出身，受

了教育之後，只會在都市裡去擠，不肯返回農村，教訓故鄉的子弟。」

「我倒不怪鄉下人，很原諒他們的無知，不過現時是國難時期，執政諸公對農村問題一向不重視，如今站在國防最前線，一旦打起仗來，誰敢說無知農民不受敵利用作漢奸呢？」

「你不是說：到鄉村去作一點下層工作嗎？」妻這樣提醒了我一句：

「是的！我的家離這裡雖只十里，但是村鄉的教育還很發達，鄉民也不似這般人的昏聩無知如今國難嚴重，回去是要使他們組織起來的。」

我們站在一處這樣的談了半天，忘掉了旁觀的群眾，心頭的煩悶也因這一談話而消逝，最後人叢裏走出一位老翁來，直向着我說：

「先生！我送你們去。我家沒有車，我挑着行李，你們能否步下走呢？」

「老先生那太辛苦了！」我的眼覺到有些熱。

「你老這末大年紀挑着能走，我們當然能走。」我說這話瞟了妻一眼，她正衝着我點頭呢。

「到了家十塊大洋我也給。」

溫仁村的村民，並不像村名的那末溫仁，但是一切都饒恕了，我可憐你們的無知。

「行路難，今天我體會到了。」妻在隨着挑夫走時，回頭這樣對我說：

老挑夫的壯語

三伏裡的天氣雖說熱得悶人，但是這裡有生長在城市的人所輕易見不到的美麗圖畫。高粱長的足有七八尺，簸箕大的穗子，蓬散着迎着驕陽正在晒花。玉蜀黍挺着半尺來的棒子，頭上披着紅纓，像帶着幾分怒氣的斜插在枝幹上，歪歪的嘴裡吐露着珍珠般大的米粒。大豆的

葉子許多披散在地上，腋下生滿了纍纍的豆莢。落花生開着小白花，在綠壓壓的田野裡釘滿了一地。棉花滿垂着小孩拳頭般大的桃兒，有的毗裂着牙兒，透露出滿嘴的白絮，正和比它高出一頭的芝蔴開的黃花鬥妍爭麗。

我同着妻隨在挑夫的背後，在田野的道路上走着。雖說高粱的葉子被風吹送到我們帶汗的臉上，像刀子似地使人刺痛，但是一邊用手帕擦着汗，一邊用手擋着這高粱葉子的突然來襲，儉空兒觀賞這一望無際的美的田野，心裏有說不出的欣喜，驅走了心頭的熱意。

「鄉村的風景真美呀，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呢！」

妻是從來沒有下過鄉的，這次隨了我回家，算是第一次真實的走到農村去。觀看到這畫圖一般的美的田野，心頭有說不出的喜悅，不禁的說出這句話，首先打破這旅途的沉寂。

「是的！城裏人只知道大都市是人間天堂，那知道農村更富有詩意。」

「鄉村不但風景美，你看這莊稼長的多好，今年又準是好收成呢？」

「正因為這肥美的土地能產豐收的五穀，才使敵人垂涎着要攫取這塊肥土，政府方面一向對農村不大注意，只知道壓榨小民，平日對他們的教育漠不關心，組織訓練一點也談不到，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候，站在國防第一線的農民大眾的動向如何，是直接與國家的前途大有關係的。你看溫仁村的農民那樣愚昧，是需要大加改造一番的。」

我一邊走着一邊發着牢騷。這時走在前邊的挑夫，熱汗早把衣衫濕透，正把担子放在路旁一棵柳樹的蔭影裏，摘下頭上的破草帽煽着風。我同妻隨後也趕到柳樹的下面來歇涼，開始對挑夫談話了。

「老先生今年有六十吧？身體還是這般健壯，挑着担子走路，我們年輕人還趕不上呢！」

「莊稼人全靠一個好身子骨兒，我自從十五歲就作長工，整整幹了四十五年。自從當兵的大兒子升了排長，給我寄了一二百塊錢，我才把莊稼活兒擱下了。先生猜的很對，我今年剛夠六十一歲。」

「老先生的少爺，在誰的軍隊裏恭喜？」

「我的孩子在二十九軍當兵，前年打喜峯口，還帶過一回花，後來養好了傷，就升了個排長，現今在南苑駐紮。」

妻捶了我的胳膊一下，說：「這位老先生的少爺，還是抗日的民族英雄呢！」說完又打量了挑夫一下。

「抗日，這個話兒我常聽本村學堂的先先生說。」挑夫敞開衣襟，用帽子擋着，歇了口氣接着說：「原來是打日本呀！」他聽到「抗日」的名辭，想起了鄉村小學教員的話，彷彿恍然若悟的說，神情也有點飛揚起來了。

「正是！抗日就是專打日本，現在蘆溝橋那兒正和他打，你的兒子這回又要打日本了，只要多殺幾個日本人，將來是還會升官的。」

鄉下人只知道當兵是爲升官發財，和什麼人打，倒不在乎，我這樣鼓舞老頭兒的勇氣。

「我的兒子那回受傷，聽說就是日本人打的，這回再打一定要報仇。升官不升官，怕兒子沒有那末大的命呀！」他客氣的謙遜了一下。

「日本人可惡透了，搶了咱們的東北四省，殺了我們無數的人，我們不但報私仇，連國仇也要報呀！」妻也這樣地插嘴。

「是，日本人最可惡，去年聽說打綏遠，讓傅作義的軍隊趕跑啦。先生！你別看我年紀老，日本人來了，我拿扁担也得揍死他個三倆的！」挑夫說着臉上的筋都暴露出來，鉄黑的大手也捏緊了。

「中國人都像老先生父子一樣，那末日本人就決不怕他！」

「我們不論前線和後方，人人都肯打日本，那時整個中國就有救了。」我和妻同聲的說，無疑地是暫時拿挑夫作了宣傳的對象。

「咳！中國人就是不一條心，人們常說：像什麼一盤散沙。如今鄉裡人心就很亂，說什麼年頭兒好，也怕打了糧食吃不到口呀！先生你看，莊稼這樣好，日本人來了我們還有活命嗎？」

沒想到挑夫倒是一個有心人，這時勾起了我一長串的談話：

「日本人時刻想亡我們，佔了我們的土地，還要毀了我們的家。當年打東三省，幾十萬大兵一粒子彈也沒放，就把整個土地送給人家。老百姓還以為作了順民就可以照舊安居樂業，那知道亡國後，連豬狗也不如，處處受日本人的欺壓。如今是要佔我們河北省了，我們河北省的人應該先和他打，有他沒我，什麼時候趕不跑日本鬼子，老百姓一天也不用想安居樂業的過日子呀！」

「先生說的話很對，現在我們得給他打，他不叫我們好好過日子，我們也不能叫他們亡我們呀。中國人多，十個人打死他一個，所有的日本人也不用想活命啦。」

挑夫越說越興奮，我和妻看到他老而矍鑠的神情，不禁的笑了。

「不用怕，只要人人有老先生的那樣心，日本人是不能殺不完他。」

樹影已經東斜，太陽從頭上轉過西邊去了。歇息的時間夠了，身上的熱汗已然消退，一陣涼風吹來，神情覺得異樣清爽，適才的一段談話，把心底的一切煩悶消除了，於是一行三人，又繼續的走上征途。挑夫踏踏的脚步，走得分外矯健，不像是一個三十歲的老翁，而像是一個開赴前線的壯士！

「華北肥沃的土地，和美麗的村鄉，有這些捍衛故鄉的老少壯士，還怕日本人能夠擄去嗎？」

剛到家的一剎那

我在走着路時，回想着方才老翁的談話，心裡有一種異樣的興奮。偷眼瞥了妻一下，笑意也像在她的臉上開了花。忘掉旅途的辛勞，一同大踏步跟着老壯士走，前面已經望到了家。

轉過了一塊沙崗，環繞村莊東北面的大河望到了，河漕裡怒激的流水，沖着河底的泥沙汨汨下流，打到河旁的隄岸上，噴着團團的白沫，捲着浪頭又嘩嘩的向東流逝。兩岸的莊稼也長的很茂盛，的確是又展開了一幅圖畫。

下了沙崗，走進低陷的車道裡，一直望去，村邊綠簇簇的榆柳，掩映着的牆院，也一一收到底。農家院內的棗樹，掛滿枝頭的棗兒，露着微紅的臉兒，也垂出牆外來。引逗的三五個在野外割草放牛的孩子，拿着桿子打掉了一地，每人急忙檢滿了衣袋，躲到散放在地上吃着野草的黃牛旁，躺在綠草如茵的地氈上偷偷的在吃着。

這兒是我多年不同的家鄉，對我雖說很生疏，只是這一切美麗的鄉村風景，還彷彿如昨，勾起我許多兒時回憶來。

「這是我美麗的故鄉，這是我兒時生長遊息的所在地，我們雖說闊別多年，但是恬靜幽雅的美景一如往昔。在這國難時期，我們爲了保衛國家，先應該保護這國防前線的一塊美地。」

妻隨着走進了村口，雖說不一定有我心情的歡欣，但走了一程的勞累，到了家就可以休息了。

，臉上也展上一層欣慰的笑意。

這時正過晌午，村民剛睡完午覺，正荷着農具要向田裏去工作。突然迎面見到這三位來客，在畧一辨認下，便一齊開口說：

「回來啦！沒雇到車嗎？」

「怎樣走着回來？打那裏來呢？」

我一邊脫了帽和問訊的人行着鄉禮，一邊隨走隨答着他們的問語，這樣一路的鬧嚷着，風聲早就傳進村裡去。

弟弟們這時許是聽到了聲音，我看見他們旋風似地跑出村外來。村口的三角坑，水依然是那樣深綠，這是我兒時夏天的游泳池，有時還在這裡捉魚。如今是四週種遍了垂楊，柳枝鼻鼻的被風吹得拂來拂去，這一切景象都引起我兒時的追思，宛然是到了童話中的境地。

十歲的小姪女，也快步跑來，急喘得還沒還過來氣，便牽着我的衣襟，緊逼着向我發問：「大大！你給我買的小洋傘和大皮球呢？」

還沒等得我回答她，弟弟已經搶到了我的跟前，說：「爲什麼走着回來不雇車呢？」

我拉着小姪女的手，在她紅撲撲的臉蛋上摸了一把。「別急，回家拿皮球去。」

又轉過頭來回答弟弟說：「車沒雇到，到家門口還有人敲我的竹槓呢。」

我家的高大圍院在望了，兩位妹妹也輕飄的燕子似地跑出來，過去拉住了妻的胳膊說：「大

嫂也是走了來的，怎麼得了，累死人呢！」說着就拖也似地轉過牆角，吞進我家的大門裏去。

我牽着小姪女，走到門口時，母親也正匆忙地從裏面迎出來。

「這末大熱的天，爲什麼不雇輛車？你看他嫂子晒的那樣！」

我心裏也覺着對不起妻，初次回家就罰她跑了一段路，我先叫了一聲「媽」，正要回話，母親又抱怨着說：

「不僱車也應當打發人捎一個信，套家裡的車去接。熱病了人，還是頑的！」

「下了汽車原想僱車回來，沒想到要敲我們十塊錢的竹槓，以爲我們有兩件行李沒辦法走，我偏要挑着行李步行回家！」

「要十塊錢就給他，我不在乎，爲什麼同人家鬥氣。」

「不是我鬥氣，天下那有沒辦法的事，我偏要在他們認爲沒辦法的時候找到辦法。媽看，我們不是安然到了家。」

我們說着已然進了門口。

「看你還是那種撇扭脾氣，自己找着吃苦。」母親的話是一半抱怨一半含着痛惜。

在嘗過行路難滋味之後，如今受到家人的撫慰，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甜美味道。

故鄉一切都變了

王力村是河北省保定南部的一個村莊，居民約有八百來戶，除去少數擁有二五百畝的富家外，其他大多是自耕農，窮家忙完自己的農事，還幫忙富家搭些短工，閒時兼營一些小本生意，因是家家足以自給，在這國難期中確是不易找到的一片乾淨土。

村莊命名的由來，據老人的傳說是這樣：在很早以前，這裏還是一片未墾的荒土，有兄弟兩個，哥哥叫王盤，弟弟叫王力，在距離八里之遙，各建了一個莊子。後來聚居的人日多，哥兒倆的姓名就當作兩個村莊的名稱。

王力村是在王盤之西，村北有唐河灣曲的環繞着，土地都是淤泥的肥土，每年小麥異常豐收。又是交通的孔道，每年拉藥材的客貨車成串的從村中經過。村裏的客店雜貨舖板店藥舖綢緞莊應有盡有，後來又設立郵局兩級學校及警察分局，造成了本村一切的繁榮。附近的村民都說：熱鬧賽得過保定府。

我這回由故都逃出來，回到多年不見的老家，除去得到家人許多撫慰外，還知道村裡增加了許多新鮮氣象：本村先前有許多廟產，後來因為興學把廟產完全賣了，辦了一個很好的兩級學校，還得到清苑縣政府的特等獎狀。村裡的子弟歷來讀書的很多，所以連一般平民的知識也因之提高。華北自從日鮮浪人大批的販毒，白面嗎啡早就深入了民間，但本村却是例外。毒販因為取締

的太嚴，終於絕跡，吸毒的人先時也有一些，後來村民都稱他們是「特別戶」，自動的和他們斷絕一切來往。這種「堅壁清野」的辦法，補官廳法令之不及，促起了吸者自動禁絕的悔悟。如果一切農村都這樣作，我想日人的毒化政策就恐難以施行。

最令人驚異的是這個，自從中央建了廣播無線電台，本校的學校及富家就先後安置了八座。每晚聽着南京各地廣播的消息，有記錄員將新聞寫成壁報，張貼在各街的路口，農人在工作之餘，也都三三兩兩的聚談國家大事。在綏遠戰事發生之後，各地募集捐款輸軍的消息，由廣播傳送到村民的耳中，立刻募捐了二三百元，匯給天津大公報社轉交，還得到「華北農村之光」的好評。清苑縣政府的公務員捐廉勞軍，還發生在一月之後，到如今村裡人一談起還引以自豪。

到家聽到家人報告的許多新興事業，使我增加了無限欣喜。

「本村一切都變了，村鄉的風景雖說一如往昔，但村民的知識程度，已不似我兒時記憶中的老樣。我並沒踏入整個的華北農村，如果以此類推，那末，在國難時期，佔在國防最前線的華北農民，對救國工作當有一番貢獻。」我想到這裡，臉上也覺着浮起了得意之光。

「我這次回來一定幫忙他們成立一個堅強的組織，先由本村着手然後推及其他各村鄉。」想到這裡在心頭又映上溫仁村民的無知來，我的幻想幾至被它整個的打破。

「但希望那只是極少數的無賴，有了老挑夫的對照，不是溫仁村也有知事懂理的人嗎？」我的惶恐隨之消逝，要在農村幹點事業的決心也因之加強。

我們要組織起來

在歸後休息的時光，我的思緒正在車輪般上下的擺動，忽然弟弟由外面領進一羣人，是到家來看顧我的一些同鄉。

爲首的是本族的一位長輩，名字叫致堂。在我年小的時候，他一向在江蘇省的督軍署裏作官，記得他回家時聲勢很炫嚇。如今站在我們的面前，分明已經不是當年的他了。胖胖的血紅臉，却打着許多皺折，活像是晒得半乾的番茄皮。頭頂上禿着一大塊，顯示他已過中年。如果不是那流動的眼光，還在多折的眼角散射出含笑的光芒，我如何也不會認得他的。

「你剛到家？聽說沒有雇到車。」

我忙着招待他們讓坐，吩咐弟弟倒茶，緊接着回答他的問話。

「我正午到家的，車沒僱到，我們有腿的人可以走。」

「聽說溫仁村的人，想敲你的竹槓？」

說這話的是本族一位叔叔，廷元。年歲和我相同，是北平藝專的高材生，寫一手很好的字畫。自從畢業，會到幾處學校教過圖畫。但是他慣作孩子頭，家中父母逝去，就一直守着頗爲豐厚的財產，在家中度着半隱居的生活。除掉以書畫自娛外，還加意研究佛事，一向是不大出門的，這次居然來看我，在他不能不說是一種例外。

「沒什麼，敲竹槓的事我不願提起，一切都原諒他們的無知，倒是這次回家，我還沒有登門拜訪諸位，却勞動大家來看我，真使我感到慚愧。」

這時茶烟全都上齊，我一邊忙着敬客，一邊回答他說。

「哪的話，都是自家，沒外人，大家都喜歡你回來談談，同時還有許多事要你指導。」說這話的是本族的一位哥哥，現時是本村的村長。高高的個子，紅圓的臉上發着黝光。

當年是有名的漂亮人物，幹才更是一向爲村人所羨稱。如今頭上已經多半是灰髮，除掉刮得光光的嘴吧外，再找不到他當年爲人盛稱的美態。

「錫全兄太客氣了，回到家來，有事情用到我幫忙，只要吩咐一聲就成，那裏談得到指導？」因爲是平輩，我的話也覺着沒什麼客氣。

「不是那末說，近來錫全爲辦村裏事，碰到了許多難處，前些日子聽說你要回家，早就對我提，要等你回來商議商議。」

我順着說話的聲音一瞧，是外族的一位異姓，姓張名蔭南，一向是在村鄉的學校裏當學董，對村事非常熱心。我急忙轉過臉去回答：

「張先生大遠來看我，真使我不安，村裡事有你們幫忙錫全兄，我一到家就聽到你們辦的許多事業都有新興的氣象，我還當謝謝你們的勞苦功高。」

「勞苦功高只有錫全一人擔當。」他先回了一句：「你看，幾年的鄉村公事，把錫全的頭髮都

「勞累的白了許多。」他說着又向錫全的頭上一指。「不是前幾年的漂亮人了。」他一向是好說笑，這時對錫全打了一句哈哈。

「是的，人多操心，是顯着老得快，這幾年錫全雖說忙，但是張先生爲村事也賣了不少力。」廷元叔是我們本家，語調不使錫全一人得功，分給了張先生一半。

「你們年輕人誰都有功，只是我這昏庸老朽一點也沒盡力，只是追隨諸位之後，一切事都借了你們的光。」半天沒說話的長輩致堂，這樣說着作了個圓圈。

「我們只管說廢話，始終還沒說到正文。」錫全兄出來截斷他們的話。「衣仙老弟回家還沒休息，我們把正經事先說了，叫他休息一下，明天再長談。」

「好，我到家有什麼可帮忙的，當然爲力，這是我對本鄉應該盡的本分，有話請諸位只管吩咐。」我說完這話，看着錫全的眼，等待他發話。

他避開我的眼睛，向致堂長輩的身上打了一轉，說：「話還是老輩子先說好。」

「這又不是在宗祠開家族會議，用不到我這人老珠黃不值錢的人。」致堂說時笑了一笑，他說完這話，閃過身去向桌上拿烟。

「那末改推廷元叔和張先生說也好。」錫全又往別人身上這樣推：

「村裡的事，當然村長先說，都不是外人，用不到這樣推讓。」廷元叔和張先生一齊說：「對！」致堂老輩吸着烟又發出一句附合的聲音。

「哈哈！」我先笑了一笑。「你看你們四個人說一句話，都來這一套推讓的禮節，比較溫仁村的人不可理喻，真是相差天淵。」我又轉過臉來對着錫全。「有話還是老哥說吧，我們別只耽誤時間。」

「事情是這樣：本村裏想辦一個抗敵後援維持會，一面募點捐到前方慰勞二十九軍，一面在村裏成立保衛團。既可防備戰時土匪的搗亂，就是日本人來了，我們也可以和他打，保護我們的鄉村。」

「那很好！」我聽得這次消息，欣喜到萬分，不由得插過嘴去。「現在進行如何？我一定可以幫忙……」

「事情雖好，不過……」錫全又接過去說：「辦這事必須得錢，買慰勞品我們可以私人捐助。如果買槍，咳！事情却有許多困難。」他的話到此打住，嘆了口氣，顯示出有什麼難言之隱。

「就是最近，」他又接着鯁兒說：「款子倒有辦法想，只是爲了要買槍，却生出許多糾紛，到官廳去備案又遭了駁回。你不想不買槍如何自衛？官廳却怕惹起民變，說一定不許民衆武裝，否則就要取締。老弟想想可有什麼法子辦？」

「這些事都好說。」我看着他憂抑的臉，先安慰了他一句。「華北的執政當局胡塗透了，不但

不組織民衆，反倒施行壓迫。北平的最高當局，始終對抗戰就沒決心，然而下級軍人却非常激奮

。我們老百姓只要個人有了覺悟，辦法容我們慢慢想，自然會有好的結果，現時我問一問本村的人是否齊心？」

「心，倒差不多齊，只是少部分死莊稼主兒還不熱心，說爲買槍不肯拿錢。」

「買槍現時先不提，因爲還沒有把握，心不齊，倒是大患。我看先應該喚醒本村的鄉民，深入了解在這次戰爭中，個人所佔的地位，然後再告訴他們應盡什麼義務。這樣全村都站在一條戰線上，然後再推及其他各村，集成一個大團體，比較更有力量。」

「這話對，我們先堅強本身的組織，自然就有了辦法。」

「我一向是不愛說沒辦法的，你看我大熱的天，回家步行十里，就是在沒辦法中想到的辦法。這些事有了諸位的熱心，前途一定很樂觀，一切都願意出力。」

這時候本族的人三三兩兩的來的很多，有許多是專誠看妻來的。客廳裡很亂，談話也不便了，錫全站起來對我說：「好！你先休息一下，回頭咱們到村公所再細談，今天耽誤你半天的時間。」

「不必客氣！」我也隨着站起來。「打起神來幹，我們要勝過這沒辦法的難關！」我誠懇的說着，目送着他們一行四人的身影，走出了我家的門外。

要組織先開導民智

是清風吹拂的晨朝，我正在家裡吃着早餐，忽然學校的館童來到我家，說是有村裡的各街里正和學校的先生，在村公所開會，請我參加指導。這使我很慚愧，一切事我還沒有着手，村民却早已有了要組織起來的動機。一種新生的意念，在我的心頭湧起，急忙隨了來人走向村公所去。

村公所和學校是設在一處，隔鄰就是警察分局。院裡很廣濶，如開羣衆大會至少可容三千人。課室雖說是北方式的平房，但陽光空氣却很充足。校長室裡附設了一個小合作社，專爲販賣一切文具和書籍。教員宿舍的旁邊，還有一間大圖書館。此外小足球場和籃球架各有一個，這一切簡單的設備，比較我兒時的學校現代化，一切看到我的眼中，增加了無限的欣喜。

村長辦事處是一個客廳的大屋，早已坐滿許多已識和不識的人物。我一進門，就有一個人先過來和我打招呼：「衣仙叔回來了，我昨天因爲學校的事忙，很抱歉，沒空兒到家專誠拜問去。」說着就過來和我拉手，在客氣中却顯出十分的親密。我定睛一看，是我本族的一個侄子，名字叫葆三，和我同年，記得在小學時代，還是和我爭考第一的勁敵，在飽滿的精神中透露着一番英氣，雖說是村鄉打扮，處處却不像農夫的庸俗。說話聲音異常清脆，還是當年那樣善辯的口才，拉着我的手也握得十分有力。

「葆三，咱們十幾年不見了，都是自小的老朋友，用不着客氣。你是什麼時候回家的？」

「說起話來長，」他先停了一下，彷彿追索舊日的記憶。「自從我們一到潞河，一去育德，就一直分的手。後來我育德高中畢業，考得東北海軍，九一八那年我剛到艦隊上實習，事變起了，我們被解散，這才回的家。原想是找機會再出去的，因為政府對日是一意妥協，這樣灰了我的心。就想在鄉村裡辦點公益事，後來被村裡人推舉作校長，這樣蹉跎着就一直沒有出去。」

「出去不出去沒什麼關係，救國工作，是需要從下層作起。我一到家就聽說本村教育很發達，民智也比較開明，這一切都歸功諸位的。」我出於誠心地說了幾句勉勵話，正在這個當口，三位不相識的學生裝束的青年，走近我們的近前，他立即向我介紹說：

「這是李先生！」向立在最前的一位長髮的青年說。「這是魏先生！」又向一位黑瘦的高個子一指。「這是金先生！」這位矮胖的青年，一臉的紅胳膊，樣子却很像肉店一位學徒的。

我急忙一一的和他們握手，說了幾句「久仰」一類的客套，李先生緊接着說話：

「鄉村裏的百姓，想要強是真的，但是還沒有相當的組織。關心國事也是實情，但是除掉知道戰事勝敗的消息之外，却不知道個人應該作什麼，這點事我們是應當負責開導他們的。」

「李先生對本村學務非常盡心，每天聽了廣播新聞，還連夜編寫壁報，這些事都是偏勞李先生一人的。」

校長葆三過來插嘴，我又正式向李先生一打量，是中等身材的一位青年，留着學生式的分髮，白學生裝的褲線也燙得筆直。長方臉顯得很清秀，一對大眼流利的盯着人，像一道寒光的利劍，

直射到人的心底，就外表來看，也確像一位幹練的有為青年，使我對他生出一番敬意。

「李先生熱心教育本村子弟，又肯幫忙開導民智，這是我應當向先生致敬的。至於依我看，在開導民智之後，緊接着就應當組織他們，為自衛為救國，我們應當給他們一種正確的指示。」

「先生回來什麼都好辦，我們先要聽先生的指示。」三位教員同聲說：

「譬如吧，國事新聞的壁報，這只是消極的一種報告，我們如果在每天晚上召集農民到學校來，這裏也容三千人，利用報告新聞的機會，向他們宣傳一點抗日的思想，再指示他們最低限度我怎樣自衛，怎樣救國，等人人有了覺悟，然後號召，自然而然的會自動有了組織，這樣作起來是較為事半功倍的。」

「好！先生說的很對，有了寫多張壁報的時間，還不如利用開會時間作宣傳，那末自今晚起，我們就開始工作。」

「李先生不愧有為的青年，言行一致的精神是現在不易找到的。我們中國人作事一向是因循苟且，看到不說，說了不作，是一切壞事的根源，我們的工作是應當馬上開始。」我彷彿在荒漠裡找到清泉，在偏僻的村鄉有了這樣的同志，不禁的神情興奮起來說：

「就這樣吧，今晚先請先生對村民來一回演說，對他們多加一番勉勵，我想村民們一定會得到許多利益。」李先生又補充了一句。

「這樣很好！今晚李先生報告國事新聞，衣仙叔在報告前來一番演說，回頭我吩咐學生回家在各街報告一下，那末你們二位就預備好了！」校長葆三旁聽了半天，這樣作了個結束。

農村的一幕國防會議

我們的談話剛告結束，村裡的閻里長已經到齊，有許多是年輕的農民，也有的是飄着白髮的老翁，但精神却很矍鑠。我想，農村的命運就操在這般人的手中，將來我要合這般人多接近了。正在這樣想，村長錫全進來了，他見我同校長和教員說話，也過來招呼說：

「老弟來的早，我倒晚了一步，你們談話正好，村事是需要校長和三位先生幫忙的。」

「不用客氣，都是一村人，爲村裡作事也就是爲的自己。」我急忙這樣回答：「學校的事有二位先生負責，什麼都滿意，村裡的事當由錫全叔領首，我是忠實的追隨者。」校長葆三也截過來說：

鄉村的老例，大家不論貧富和地位，一律按族中輩分稱呼，這樣還保持純樸的鄉風。

「我是不學無術的老粗兒，作事只知道盡力，不過有時摸不着門道，一切當然得諸位幫忙，不過賣力氣的事，我是會跑在前頭，決不落後。」

錫全這樣說了，用眼瞧了瞧到會的群眾。

不久致堂廷元張蔭南諸位也來了，屋子裏擠得轉不開彎子。

「看你們青年作事真成，我是昏庸老朽，連開會也落到諸位後邊了，你們是新生活，開會依時到，我是舊生活，到會總遲十分鐘。」致堂一進門就說：

「我家吃飯照例晚，我飯碗一擱下就跑來，誰知道還是晚到？」廷元和張蔭南也同聲辯護說：「沒什麼，我也到遲了，好在我們是隨便聚談，不是什麼正式會議。」錫全說着點了一點人數，又接着說：「人齊了，我們正式開會吧？」

在散漫的聚談聲中，主席站在人叢說明了開會的主旨，最後報告到要有個組織的問題上，請大家隨便發表意見，並且說出今天有幾個人參加開會，說着把我和三位學校教員介紹了一下，大家暫時沉寂下去了。

校長葆三首先把我和李先生的談話，簡畧的報告了一下，對於先開導民智而後有正式組織的問題，徵求大家的同意；這個原則是通過了。

「那末各位閩長，回去挨家通知一聲，在今晚到學校的大院裏開會，不再敲鑼通知了。」葆三報告完結之後，大家又預先談到如何組織的問題上，在這項上我發言最多，原則不外三項：

一是這次戰爭對於中國的前途，使他們明瞭了每人所處的地位，和最低限度應負的自衛和救國的責任。二是開防空救護等開導民智的訓練班，由本村現有的專門人材分任演講，並請一切知識分子自動參加。三是如何組織自衛團體，以便平時防盜，戰時和軍隊合力禦侮。

大家聽完我的陳述，都一致的點頭。這時錫全村長又發了話：「自衛本是應該的，不過爲組織抗敵後援維持會，縣政府就批示說：不許民衆武裝。這樣沒有武器如何自衛？請大家想一想。」

這個難題又使大家都垂了頭，方才興奮的熱情，顯見得是又歸沉寂了。會場鴉雀無聲，連大家脈搏的跳動；都幾乎清晰聽到。忽然人叢裏一個白髮的老頭兒站起來發話：

「諸位！縣政府既不許我們武裝，不過是怕我們買了槍作亂，現時二十九軍不都是利用大刀嗎？咱們村的武術一向是馳名，庚子年過洋兵，包圍了我們的村子，我們用燒火棒就打出去了。拳上脚下只要有跟，刀槍銼大鎬，都可以殺敵。我提議請本村會武術的人，教教本村的孩子，到時候也會有用的。」

這位老者至少已過六十，領下飄着半尺長的銀鬚，臉上充滿了飄洒的神情，這是本村的一位老拳師，是本村三傑僅存的一顆碩果。說完這話，大家的精神又飛揚起來了。

「對！練大刀也好！老先生再拿出當年的英雄來，再多拉幾個徒弟，別叫咱們村的武術絕了傳授才好呢！」村長先這樣附合：

「前十幾年，咱村人人都會武術，有時在廟會上打架，一人準打他們十來個，沒有人敢惹。到現時說起來，還叫我們是：野王力的呢。」致堂老輩說話，一向是好逗趣，這回提到本村的掌故，大家就七言八語的說起來，會場的空氣顯得十分熱鬧。

不過我心裡却浮起「陳涉吳廣，揭竿起義」的影子來。如今不是那個時代了，武術的大刀是不會抵抗槍砲的。我於是說：

「武術固應提倡，為個人強身計，却是一個最好的辦法。但是現代戰爭是用槍砲，我們村裡

也有不少會新式操法，有學校的教育槍作個樣子，人人學習怎樣放槍，將來是有用的。日本人的坦克車，二十九軍沒人會開，結果是用人力推。我們如果搶了敵人的槍，不會放，那才是笑話呢。」

經過半天的討論，新式操法也得學，但武術却是勢在必行的，因為這比較輕而易舉。

我的心裡又湧上莫大的悲哀。政府不但不組織生衆，還不許武裝。民衆的自衛，只是靠着武術來禦敵；陷在兩重壓迫下的華北民衆，如何應付這國難呢？

但是民衆自覺是一線希望，好在大家對時代認識還清楚，慢慢來，走了一步再說一步。

改造社會的熔爐

自從晚上召集村民開會的消息傳開，全村的人都有點騷動了。黃昏到了，滿街都是人，有老人有少年，小孩子也跟着去瞧熱鬧，看情形真賽過剛散了大戲的廟會。街上的小攤擺滿一地，明燈亮火的照得天空都發紅，賣西瓜的切開一條條的送給客人，還大聲着嚷：

「沙瓢兒，倆大子兒一塊，又好吃，又塊大！」

那邊賣油條的爐子旁，也圍滿了群眾，炸油條的人，一邊炸着一邊高喊：

「吃熱果子，剛出鍋兒，熱的！」

正在這時一群婦人哭着走來，是誰家死了人，到「五道廟」去招魂。一群婦人都穿着白衣，一邊扭着小腳兒走，一邊還哭着死去的親人。小孩子光着腳，踩在西瓜皮上跌了一交，摔的呀呀的哭起來。

打鐵的從鐵子裡鉗出燒紅的鐵條，放在砧子上打的噹噹的响，火星還四處的飛冒。

這種種聲音，混成一片，無疑地是鄉間熱鬧的黃昏。

學校的大門前更較熱鬧，賣涼粉的小挑兒排了兩列，還有幾家賣豆腐腦兒的敲得銅鍋鏘鏘地響。賣瓜子花生的小販，也急忙出來趕市。西瓜担前圍着一羣小孩，吃得順着嘴往下滴水，還有光屁股的孩子，弄了滿肚皮西瓜水，路人走過不小心，需要隄防他沾你一身。

學校斜對門不遠，是一家客店，原先是五道廟，哭喪的婦人一路走到店牆外，跪下就在那裡招魂。領頭的一個青年拿着一張紙，一面向牆上貼，一面念着：「北王力，十甲人，姓×名××，平生淨的作事，是到頭的好人，請長隨保佑他一路平安。」

這樣說着用手向嘴裡抹了一下唾沫，白紙在牆上黏住了，這表示鬼魂就在此地。於是安靜跪着的婦人，又號陶的哭起來。紙錢的灰四處飛散，像黑蝴蝶兒般飄上天空。儀式完結，這送喪的行列又哭着動了身。我在動身時，路上見到這些情形，勾起我兒時居鄉的記憶。

「廟宇拆除了，但人們仍然照例到這裡來招魂。如果改善鄉村的迷信積習，先應當開導民智。拆廟是消極的破除迷信，可是制不了村婦迷信的心。如果華北農村整個新生了，還須政府施行長期的教化。政府不負責任，只靠村鄉的人自動改善，是不易收到澈底的效果。」

我的眼吸收了這些街頭動態，興起了許多感想，這時已經走進學校的大門。

操場上聚滿了群衆，大家都三三兩兩的閒談，小孩子成羣的在院裡跑來跑去，像在人叢裡捉迷藏。校長室和村公所屋裡沒有燈光，顯見是我到的太早，現在還沒開會。

我於是走到教員李先生的房間，這臥室兼書房的一間屋子，也擠滿了一群人，有的低着頭正看李先生編的新聞報告稿，還有的在書架上亂翻。

這一切凌亂的樣子，都表示農民的不懂守秩序，要想把這些散漫的群衆組織起來，真不是一件易事，我不禁爲我要作的工作表示了一點寒心。但是村民大體還不差，只是缺乏素養，我還要

打起精神來，慢慢開導他們。這樣想時，又增加了我幾分勇氣。

李先生正在包圍之下，低着頭整理一頁頁的稿紙，抬頭見了我，急忙站起來讓坐。他頭上的熱汗，散發着蒸汽，我也覺得汗衫貼上了我的身子。

「這麼熱的天，諸位還往屋裡擠，妨礙李先生工作，回頭你們聽不到新聞。」我對着閒蕩的觀衆說了一句：

「請諸位先到外面涼快涼快，回頭不久就開會。」我是本村的人，說話當然比較大胆，這時代替李先生下了逐客令。

羣衆瞧了我一眼，沒說什麼便相隨着走散。我這時再對李先生說：「鄉村的人不是不懂事，只是缺乏人指導他們。你看有話吩咐他們，是羔羊般的服從，此後先應該以教導民衆守秩序入手。」

「是的！」李先生說：「這些人倒對我很客氣，不過只願應酬他們，却耽誤了我的工作。」

「既然那樣，你爲什麼不早吩咐他們走。」

「鄉村的人很要面子，你趕他走，有點難爲情。」

「我們作事應該就事說事，不要爲敷衍面子，防碍了正式工作。」

「可是隨鄉入鄉，我們青年人的辦法，到鄉村裡來有時是得通融，不能夠照直兒走，不然就會撞釘子。」

從這些話裡，我知道他很通達世故。但是太隨從環境了，有時會放棄個人的主張，是新青年不應有的。但是我和他倒底還得客氣，於是和緩的說：

社會是一個大熔爐，任何人到了裡邊，就被熔化，我們要想改造社會，先要改造這個熔爐，使它成爲一個有秩序整齊劃一的環境，然後同化的民衆也就隨着生活有了秩序，社會制度也自然會上軌道，國家也就有了真正新興的前途。」

「好！我一定同先生打碎這不良社會環境的大熔爐。」李先生這樣贊同着說：

一烟袋鍋兒打死一個人

院裡吵嚷聲鬧成一斤，出去一看，來聽講的人到的太多，可是主持開會的人還未出場，群衆在操場上鬧成一團糟。我看到這裡，身上不覺急出了一身冷汗。

「民衆到齊了，主持的人那裡去了？頭天開會就這樣，將來有什麼好結果。」我不禁湧起一種隱憂。又等了約有半天，致堂和廷元兩人才到，我覺着心中安定了許多，反正今晚會是得開，頭一次不能向鄉民失信。

「還是你到的早，錫奎他們呢？」致堂老輩走進來就說：

「我和李先生正着急，怕你們都不來，開不成會，將來怎麼對鄉民說？」

「晚上開會，遲一點也不要緊。」老年人又把不要緊的盾牌拿出來。

他是我的長輩，我不便深責，只回答他輕蔑地一笑。這時村長及幾位要人也相率到齊，於是我提議應立時開會，不要遲誤時間，鬆散了聽衆的心。

中國人是禮義之邦的大國民，禮義的繁雜尤以鄉間爲最。爲了開會誰作主席，幾個人又爭讓了半點鐘，結果還是推致堂老輩主持。

正當院放了一張長案，工人點上了一盞風雨燈，小孩子坐在最前方的地上，大人在後面蹲着，整個操場全佔滿了。大衆都久在焦急的等待下，這時心裡更充滿了緊張的心情。

致堂踱到前邊，先報告幾句開會宗旨，然後把我介紹給大家，在衆人鼓掌聲中，我就站在人叢裡開始說話了。先對大衆說了幾句客套然後才話歸本題，我耳旁聽到這樣的聲音：

「這個是誰？」羣衆都交頭接耳互問。

我再用煽動的口吻，說了一段興奮的話，我看到羣衆的臉上變了色。等到我提起日本人如何虐待我們的同胞時，聽衆中有的恨恨的咬牙。快要結束時我提到民衆應該組織起來和他對抗，突然人羣裡站起了一位老翁。

「給他打，誰不他是王八鬼子！」

這一聲怪叫，使整個的場子騷動了，接着又有幾位附合的聲音：

「日本人可惡東西，我們要給他幹，大衆齊心把它趕出去！」

我沒想到極平常的話，居然使他們這樣興奮。爲了維持會場秩序，只好勸他們先安定下去，站起的也請暫時蹲下，好容易這才把幾位年青人的怒氣壓平。我又緊接補充了一段：

「打！是當然得給他打，不過怎麼打，是我們以後要商議的問題。」

「打！別看我老了，見了日本兵，我拿烟袋鍋子也敲死他，一烟袋準打死他一個人！」

先時發話的老翁，這時掄起手中的烟袋，在空中一抖，那個小茶杯似地黑鐵烟袋鍋，看分量準不輕，打上頭去確可一下一個大窟窿。這位老翁的一番話，把全場的人都鬥樂了。

「老先生的精神，可以作我們一切青年的榜樣。」我先贊揚了一下，拿眼向四週的青年身上一

瞭，一個個健壯如虎，雄踞在地，瞪着爛爛的大眼，往我的身上盯着。

「我們這回打，不是一時的逞意氣，是要持久和他抗戰。老頭兒們就是直接不打也沒問題，好在我們中國有的是壯丁。老人只要記着叫自己的兒子背上火線，還時常勸導自己的孫子不要忘了報仇，不出十年我們就把日本人幹完了。」

說了這話大家都欣喜的露出微笑，前邊的小孩確也握緊了拳頭，是預備衝鋒，這一切看到我的眼裡，燃起我滿腔希望之光。我是第一次幹這種工作，居然頭次這樣的成功。誰說中國的農民沒有民族意識，沒有愛國的熱心，我以後敢指着上的殿和他打賭！

可愛的農民大眾，平日統治階級對開導民智一向是疏忽，忘掉了民間潛伏着這樣大的力量。只要派專人去正當的組織他們，一定都是守土衛國的英雄。因為真正的農民都有一個安適的家，敵人要來滅亡他，至少爲了保護他的田園，也要用血肉來和他力爭的。

最後我爲了使民衆懂得有組織的必要，又加了一番開導。并聲明本村不日就有武術團和防空救護等演講，希望他們踴躍的參加。使人欣慰的就是有人當場請求報名。

農民的舉動雖說有時鹵莽，動機近於單純，但火熱的心熾燃着，較一切善戴假面具的正人君子，來得親切的多，我先時還不知道農民如此的可愛。

我的話講完，已經口敝舌焦，我的衣衫也被羣衆的熱汗蒸透，但當我走開會場時，心裡這樣想：「我們無量數的農民，人人都有仇日的心，將來自不難築成血肉的抗日長城。」

縣衙役下鄉

鄉村的大塔爐是很容易改造，所差的只是沒人去做。自從抗日宣傳一開始就有很好的效果，更增加了我的自信。村中負責人往日開會不依時出席的毛病，漸漸革除，他們也分工合作。開會的秩序好了許多，教員宿舍的房間也沒有閒人隨便亂跑了。

防空演講還沒開班，因為村間的空防不甚重要；救護演講已經接洽了保安藥房的王醫生負責，不日開班教導民衆一點救傷和救急的工作。每晚新聞報告前的演講由我擔負，我的妻也時常到學校教學生一些抗日的歌曲，學會之後在晚上開會也加進一項學生唱歌。一切事情進行的順利，在附近十里內外的人，都跑進本村來聽演講。每天晚上街上成了廟會，給作小買賣的人多召了一些生意，本村的商家也都顯得更加繁榮了。

爲了提倡婦女們也去聽講，還有兩晚由妻出席演講。雖說整個工作的軸心，寄在我們二八身上，但是我一點也不厭倦，而精神更覺着有了寄託。

戰事中心已經移到琉璃河一帶，保定成爲華北軍事的中心。從滿城縣起往東直達滄州，正在修築戰壕，縣裡要車要夫的消息早就傳開，但是正式公文始終未下，村長在閒談時就說，不久要有大宗的村款要攤。

北方在過去軍閥時代，每次戰事，要向各村攤派許多軍餉，還要人夫和車輛，當村長的遇到

這個就算倒霉，應付的偶一不慎，不是被軍隊拷打，就要抓到縣牢去坐監。

村長錫全是經過兩次這樣的事，對應付上還算得法。這次也就準備着奉到公文馬上就辦，對於抗日的一切供給，鄉村的老百姓却很例外的喜歡。

是一天正午，太陽光正在散發炎威，街上見不到一個村民，狗都拖長着尾巴在各處亂跑，結果是跳到水塘裏去洗澡。在屋裏歇涼的人，坐在床上順着胸脯兒往下滴水，羽扇揮着不見有涼風，只覺一般熱氣，一直向着人的臉上撲來，大家熱得滾鍋上的螞蟻一樣，在屋裏坐立不安。

最熟於村中掌故的老人也都說：

「我活了七十多了，從來沒遇過一次這末熱的天。」

街口賣涼粉的挑兒早已收市，整個的西瓜也往有錢的人家裏搬，在這末熱得死人的晌午，潯苑縣的一個衙役，騎着自行車下了鄉。進村時渾身流着汗水，臉上冒着水珠，看樣子若沒急事，也決不在這時候來到鄉村。

一進村公所，就要求爲他預備西瓜，臉也沒顧得洗，就圍着一個西瓜吃完了。我見到這位衙役狼吞虎嚥的情形，也忍不住發笑。他吃完西瓜，就用兩隻濕手表演了個貓兒洗臉，連頭帶臉的擦了一陣。他解開了藍色上褂，敞開了帶着很長毫毛的胸脯。突然衝着我說：

「你是村長？」

我毫不思索的回答他說：「不是」

「你打哪兒來，是作什麼的？」我反問了他一句：

「打哪兒來！」他輕蔑地譏諷了我一句。「清苑縣來了公事，自行車上有公事牌，你沒長着眼
！」話說得更不好聽。

我的脾氣素來就很急，這回却忍住了一口氣，我恨不得馬上過去給他一掌，一個縣裏的臭聽
差，到鄉村裏發什麼強橫來。

「快去找村長，我有要緊的事兒傳！」這一聲好像炸了一個雷：

我無論怎的說，也壓不住心頭的無名火，話一下就離了車轍。

「你是什麼東西，一個縣裡的狗腿！你敢把我比作聽差？我拔一根毫毛，也粗過你的大腿！
你是辦的公事，爲什麼說話這般蠻橫，你不是人？！」

我說着說着就站起來，要過去給他一個嘴巴，這時館侍三步兩步跑過來，把我急忙的拉開。
這個縣衙役一向是嘍事，沒想到我給他一個釘子碰，他站在那裏楞住了，活像廟裏的一尊泥胎。

「你是縣裏來的，誰知道你是不是弄假，有公事請把公文拿出來我看！」

對付這等人，只有硬撞，以禮待他就要作怪。館侍急忙解勸我，暗示我不要太高給他難堪。最
後安撫着他說：「你先在屋裡坐一坐，我馬上去給你請村長來。」

這個蠢物却泥兒似地沒什麼反抗。身子攤在椅子上，掏出懷裏的一盒老蝦牌的烟，劃着一根
火柴，點上了一支烟，又在地上吐了一口濃痰。順手拉過一條板凳，就擱上了兩條大腿，蹣着個

眼，就要打盹。

這個樣子反增加我的厭惡，縣裏的衙役下鄉，威風不亞如一個縣官。這種東西都可惡，平日專會魚肉鄉民，他們慣用的技術，一向是永安藥房的商標「虎牌」。今天他來到本村，遇到了我，給他個釘子碰，也算一種教訓。叫他以後下鄉，別高抬着眼睛，瞧不起鄉下人。我的怒氣仍未消逝，可是他却軟得泥兒似地伏在桌子上睡了，還打着呼呼的鼾聲，聽到我的耳中，更增加我的厭惡。他如果有點硬氣，和我頂碰一下，我也佩服他的胆量。經我一申斥，他竟安然入睡了，而且睡得很香甜，這真是無半點靈性的蠢材。我在屋裏也坐不住了，於是走出門外，在院裏的樹下走了一轉，這當口村長隨着館役急步的跑進門來。他一進門，腳步聲把熟睡的衙役驚醒了，我清楚地聽見村長說：

「辛苦了老總兒！對不住，打擾你的清睡，吃過了飯沒有？」

我又聽到衙役醒後打了幾個大呵欠，還加着醒鼻涕的响聲。

「沒吃飯，趕快去叫。狗兒！到四合店要半斤涼麵，還要乾貨，要快！」村長的聲音顯得很自己，親切中帶着奉承的口吻。

「是！這就去！」館役也飛一般急步跑出門。

趁火打劫

我對於村長的遇事把結，感到很大的不快，把憎惡衙役的心，幾乎完全移到村長身上來。中國的老百姓，一向是怕見官，結果是連縣裏的狗都怕。這種積弊的養成，一是原於官人的可惡，一是由於鄉民的縱容使然。如果老百姓知識開通，不讓他們假公濟私，看他們可有什麼辦法。一個大村的村長，見了縣裏的差人，如是的奉迎曲就，未始非養成差人驕縱之一端。這種沒有理性的東西，連一句人話也不會說，那配這樣的欺待！

我的憤恨已然達到了極點，真想過去再大罵他一頓。

飯舖的堂倌端著麵跑來了，我也由當院慢步回到屋裏來。

那個衙役的眼光，和我的眼光一撞，急忙一低頭，一味的吃麵，我也不理他，直等他一氣吃完。他這才開始對村長談話：「縣裏有公事，每個村莊要出車馬。」

他說着由腰中的皮匣內掏出一捲揉折的紙，接着說：「貴村彷彿是該攤兩輛大車，外加六匹馬。」他說這話時用眼瞟了我一下，又客氣地說：「好在公文上說的明白，請你老細看。」

村長恭敬的把公文接過，打開着急的看，恨不得一氣把它念完。

「對，不錯！」村長接了個鐘兒。

「怎麼還有許多木料？」他發現了後面一行小字，這樣驚訝地叫了一聲：

「是的，縣裏還要許多椽柱和木板，要修蓋溝。」衙役隨話答話的說：「大概還有一定的尺寸」

「不錯，小註兒上有：椽要五寸直徑粗，七尺長，一百根；木板要二寸厚，二尺寬，六尺長，二百塊。」村長隨念着小註隨着說：

我這時走過去把公文從村長手中接過，等因奉此我全沒看，只注意它的內容。大意是說抗日軍興，爲利便軍輸，依照各村人口比例攤派車馬人夫。本村是七百八十二戶，該攤大車兩輛，每車三匹健走的馬，每車附帶駕車一人，押車一人。又望下看，爲修築戰壕，需用大批木料，本村該攤椽木一百根，木板二百塊，小註兒的尺寸，村長已經念過。後面是，限文到之日交齊，切切凜遵。我看完把它又交給了村長。

「這限文到之，交齊，是怎麼說？」村長恭敬的對衙役請教。

「這個意思大有伸縮。」他先向村長笑了一笑。「日子沒有說明，可是限我出來交差回去的時候，一齊領到縣裏交納。咱們都不是外人。」他這句話更顯得貼裏。「大熱的天，我不願命先跑到貴村來。因爲貴村是大村，人夫都多，怕你們一時湊手不及，所以兄弟先來送個信兒。」他說了又諂媚地一笑。

這個衙役轉了鋒頭，這一笑，笑得我渾身都起雞皮疙瘩。無事不登三寶殿，衙役下鄉還有好事？他的話頭兒裏，明明藏着花招兒。

「老總兒的盛意，我們非常感激，倒底聽你說一句日子。而况木料這末多，都有一定的尺寸，辦完了也不是一天的工夫。」

村長顯出爲難來，可是衙役又接着解釋：「車馬好辦，馬上就可湊齊。木料一層，上頭又吩咐了我一句話兒。」

他說這句時，眼神四外瞟了一下，然後放低了聲音。「湊不齊木料，可以折錢，兩塊錢抵一件木料。」

「好吧，木料湊湊看，實在沒法子只好折錢。還是請老總兒說個準日子，我們好準備。」

「這次我是先來貴村的，還有十八個村莊沒有到，這外南區都歸我管！那末時間總有三天，我到別的村轉一個圈，回頭到貴村通知一聲，立刻就跟我動身。」

衙役越說越自己，臉上也笑得要開花兒。我的腦子裏立刻湧上一種暗示：「他準是要錢。」

「那多謝你關照了，回頭我馬上就準備。」村長頻頻點着頭說：

「那末我就走了，還得到別的村子裏轉一轉。」衙役站起來預備要走，可是一轉身咬着了村長的耳根。

「那末多少呢？」村長說着把手伸進衙役的袖筒裏去，兩個人作着手式，衙役一直的搖頭，說：「那裏成，還不夠一雙鞋錢！」接着又交涉了一陣。「那只夠我的飯錢，回去我怎麼對班子上交待。」又是衙役的聲音：

「再多沒有了！」村長這時又說了一句話。「這是面子事，一着禮兒就不少給，誰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！」村長的臉這回可拉長了。

「好吧！往後縣裏見！」衙役一賭氣，掙開村長的手，跑到院裏推着車子就是了。村長這回可沒送出門去。

「可惡東西，真不識抬舉。我給一塊錢買雙鞋穿，全是面子事，後來加到五塊，他說只夠飯錢。二十塊，這竹槓不能叫你敲，可惡的一個臭衙役！」

村長見衙役出了村公所的大門，開始大怒的發着脾氣：

攤派車馬

在村長和縣衙役衝突之後，村長又召集村裡的辦事人開緊急會議。衆人一到齊，村長先憤憤的報告了和衙役交涉衝突的消息。

「縣衙役下鄉，一向是敲百姓的竹槓，這回你可給他一個釘子捶！」
校長葆三首先贊揚了村長一句。但是廷元又緊接說：

「衙役雖可惡，但是縣裏的公事不能不理，何況又是爲的抗日呢？」

「中國有一句老話，是：不怕官，就怕管。你瞧吧！縣衙役回去準有花招兒使！」

「致堂老輩是深於世故的，保定府的狗腿子有名，這次他準會給我們嘗嘗苦頭的，我們得好防備。」張蔭南跟隨致堂辦過多年的村事，知道致堂的人情世故是很通達的；先這樣提醒了大家一句。

「不管他有什麼壞招兒使，我們把事辦妥，還怕他什麼，請諸位看看用什麼方法攤派車馬木料？」

村長的話歸本題，致堂老輩又接着下去：

「還不是照老例，先從村裏買六匹馬兩輛大車，送上去應應差，款子再由地畝分攤。」
「不是說每輛車還要兩個跟人，這四個人怎麼出？」

廷元又問。張蔭南回答下去：

「出人好說，本村游手好閒的人多的是，派四個人出差好了。」

「這末說，兩輛大車，六匹馬，四個跟人，這輩款子還不小？」

校長說着嘆了口氣。但村長又補充了一句：

「此外還有一百根椽，二百塊木板，都有一定的尺寸！」

「木料先不提，頂他一頂，也許脫過去，衙門口兒還不是一回事，能拖延就拖延，反正是官樣文章，例行公事！」

致堂這番話，又提醒了衙役告訴村長的那句話：

「衙役對我說，木料如果湊不齊，兩塊大洋也可以折一件。」

「咳呀！這次數目可不小：六匹馬，得六百塊；一輛大車至少五十；三百件木料，二三百塊，起碼一千三；咱們村共有不到一千畝地，每畝至少要攤一塊多錢！」

張蔭南在心頭估算了一下錢數，說完低就下頭唏噓。

「這只算了車馬，還有人呢？四個人雇一天，至少四塊，日子多了，這也不是玩的！」

廷元說完，大家就跟着嘆了一口氣，屋裏登時罩上沈寂的空氣。低着頭暗地裏計算着這不少的錢數，每個人的臉色都充漢憂鬱，彷彿「國難」的滋味，今天真個的嘗到了，於是又相對着低頭唏噓。

村長一看情形不好，於是站起來很興奮的說：

「諸位！款子攤得誠然是不少。但是爲了幫忙政府作戰，我們餓着肚子也得出錢。回頭日本人來了，我們的家是要玩完，現時既是全國抗戰，我們出錢；當兵的拚命，出力；這樣救了我們的國家，也就是救了我們自己，諸位不要爲攤錢多，就顯得猶豫！」

村長這段話，果然有力，衆人的精神，被這幾句話一鼓舞，馬上又顯出高興來，於是怎樣籌款的問題，趕緊接着商議。

「照我看，官廳的事，就是那個樣子。說緊，他會逼得你要命；說鬆，什麼也能馬虎過去。車馬不必買好的，揀頂壞的挑；木料，一定遲一遲再說，也許頂撞過的；人呢，我們在村子裏敲一敲鑼，召集了村裏的閒人來投標，誰出的價兒最低，就歸誰去。」

「到底是致堂老輩混過官事，這末一說，至少要省一頭二百的。」

大家都一致贊賞致堂老輩子的馬虎主義。

「還有一項，從前村裡有一種規定：凡是出夫的人，如過車馬出去過了一月，村裡不再給工錢，車馬都歸他自己；這回是否還照老例？」

村長這末問了一下，致堂又緊接過去，說：

「當然，一切都照老例，這種規定村裡的人也都知道的。不必再商議，馬上就準備好，衙役要搗亂，說不定明天就會來催的！」

會議結束，接洽買軍馬和招人投標的事，就分頭舉行。果然第二天的清晨，學校的大門外拴了六匹老馬，兩輛破大車，四個無業的游民在那裡喂馬。

我走到門口，正聽見村長和他們爭吵呢：

「你們得有舖保！沒舖保，村裡的差事，你們丟了怎麼辦？」

我對這四個車夫一打量，一臉的狡猾，穿的衣服滿是污泥，看樣兒準是泥腿子。果然一開口就滿是流氓口氣：「舖保！哪去找？好人誰保我們；壞人，你們是否相信呢？」

「小山！話不是那末說！」村長的話截過去：「這是爲國家出力，可不能一到前線就往回跑，這回應該多給國家出力！舖保，一定得找的！」

小山是本村三代相傳的光棍，他的爸爸就是村裏的土豪，在我兒時是專會魚肉鄉里。如今村事改良，都歸有產業的青年管理，他的父親年紀老了，就立脚不穩，可是這個孩子，是世襲了他爸爸的泥腿子。這回聽說爲貪圖落下這兩車六馬，聯合了三個惡少，竟以兩角大洋的賤價得了標。村長對這個惡少當然是不會放心的。

「也好！舖保你沒說出限制，我們四個人作連環保，成不成呢？」又一個車夫揚起頭來，當面頂了村長幾句：

「別和村長着急，反正咱們準到縣裏爲村裏交了差，不誤村事還不成麼？」小山嘻皮笑臉的說，彷彿一切把握都抓在他的手裏。村長對這些人顯出無可如何的神氣說：「好吧！你們既是按照

手續投的標，反正非有縣裏的收條，你們的工錢是沒有的！」

村長和車夫的談判剛終結，衙役果真很早的騎着自行車轉到村裏來，很鄭重的催馬上動身，看樣子還帶着昨天的怒氣。幸而早把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套上馬車，磷磷的隨着衙役走了。這回茶飯並沒款待，村長是連大門也沒送出去。

事情出了岔兒

車馬走後，村子裏的人又多了一番私議。開會演講還是照例舉行，練武術的人還是依然加勁。地裏的莊稼，早春耕的快要收割，一千多元的車馬費，大家都要依靠這些莊稼來出的。

在車馬動身之後，不到兩天的工夫，小山他們一行四人，又隨着那位衙役轉到村上來，這使村公所的人都很驚奇。

「車馬交不上，說是車太破，馬太老呢！」小山一見村長，搭拉着個臉子說，神情顯得很喪氣。

「怎麼回事？交不上！」這晴天的霹靂是把村長給震胡塗了。

「怎麼着，爲什麼交不上，你怎麼交涉的？」村公所的人都潮水似地湧上來，包圍了小山發問：

「我一到縣裏，車一卸，我急忙跑到科上報到。沒想到出來一個老頭子，先看了一眼，就問：你是王力的？我很奇怪他怎麼像認得我呢，那時這位老總兒」。小山向衙役一指。「他老還站在後面親自聽着的。這破車老馬怎麼成？你們村裏簡直是兒戲公事！快回去換，不然，要拿你們的村長辦罪的！」

「後來虧了這位老總講情。」他說着又向衙役一指，顯出很巴結而又感激的神氣。「容我們兩

天限，回來換，請村長趕快準備。」小山唱醜表功似地把這套話說完。

一直是楞着的村長，倒也似地坐在椅子上，臉上的顏色變青了，半天沒有出氣。

致堂老輩看透了這步棋，過來趕緊和衙役打招呼：「多虧老總兒講情了，展兩天限，多大面子；又罰了你跪一跪，大熱的天，真是對不起。」他說時臉上堆着笑，話顯着很自己。

衙役一看，知道遇了勁敵。「沒什麼，都不是外人，應該帮忙的。」話確是顯得柔合得多，絕不是剛一到來的粗戾的口氣。

「這回還得老總兒爲力。」致堂的臉上，恨不得笑出個蝴蝶來兒。過去拉着衙役的手拖到了門外，咬着耳根談了一陣，隨後致堂走到村長的跟前，小聲地說：

「錫全！怎麼着，我猜的一點不錯吧。二十塊錢算得什麼，換一匹馬也不夠呢！開櫃拿出二十元來，我已經講好，準交差，原車原馬回去。」

村長拼了釘子，心中早沒了硬主意，但是仍然坐着不起身，致堂又緊催：

「快着！你們年輕人都是少不更事。我沒說嗎：不怕官，就怕管。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事情已經辦妥，別再猶疑。」

村長畧一思索；於是由櫃子裏拿出錢來，致堂接過來就急急步走出門外。

「老總兒辛苦一踣，以後呢，還得多照應，這是一點小意思。」

「都是自家人，多跑一踣沒什麼，縣裏的事，請放心，有我呢！」

衙役和致堂的手，在袖子裏一交接，還聽到洋錢鏽鏽的响聲。

自從二十元打發衙役又動了身，在衙役的脚跟剛走出棧門，致堂就破口大罵：

「一個臭衙役，真臉皮厚，爲二十元多跑兩個六十里，不值。既然敲竹槓，就該大大的出下兒血，二十元就哄轉了你的心，真是小眼薄皮，天生的蠢貨，沒出息！」

方才他陪的一切笑臉，滿肚子的委曲，這一罵覺着舒服了許多，連大家緊蹙的眉頭也都展開，村長沉悶的臉上，也露出一絲笑意。

「怎麼回事，一個衙役怎麼有這末大的本領，交上交不上，看來全在他掌握中的！」

「嘻！這事多簡單，他是給科上勾結着，一個鼻裏出氣。」

「那末，科上的老頭子，爲什麼連看也沒看，就知道是破車老馬呢？」

「這更簡單了，衙門裏的老吏，什麼都懂，村鄉裏應付這個，一向是這樣的。他不用看，當然猜透了鄉村裏人的心理。」

「對！你看衙役不是站在背後嗎？大概他們早透了話兒的。」

「那個當然，班上科上照例是通着的，大家分肥，出來的掙了錢，回去還得分給科上呢，」

「要不分，衙役多便宜，外南區一共十八村，每村二十，也有幾百進款，這真是好事！」

「當然嘍！胡塗縣官，不會刮地皮的，還不如一個衙役想錢呢？」

「縣官搜括民財，非有老吏出主意不可，所以對科上多半縱容？班下出來掙了錢，也得分給

科裏，一切事得到科上通過，縣長是不會駁回，而且許多事他就壓根兒蒙在鼓裏。」

「聽說縣裡的衙役沒有薪金？」

「是的，早先的三班六房都不拿薪，他們都靠着老百姓打官司賺錢，如今司法獨立，他們只有下鄉來敲詐，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。」

「咳！縣官恐怕始終不明白這些吧！古今來的官官佞臣專權，大概也同此理。官長一和老百姓隔膜，不知道真正民間的疾苦，中間人就從中作弊，魚肉鄉民了。」

大家談了半天世故，彷彿瞭解了中國官場的積習，二十元買了一次經驗，也很值得。於是白浪費二十元村款的憂鬱，也緊跟着完全消逝。

民衆別動隊

車馬交到之後，木料也被催着交齊，村公所的人都擱下家裏的農事，全副精神的應酬公事。不久又下了公文娶民夫，是挖戰壕的工人，一共五十個，鐵鍬大鎬還得自備。公文上照例又是「限交到之日交齊。」

村子裏的人家這時正忙着秋收，有家有產的人整天忙着下地。因爲莊稼例外好，人工也格外用的多。往年外村的貧民，也有不少到本村來作工。今年那個村莊都豐收，人工分配，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。上市的人很寥寥，工價漲到一元，三餐還是不用說。上次攤派車馬，投標叫幾個流氓佔了去，這些不可靠的人，如何給國家出力，大家都覺着對不起國家是的。這回攤人夫，於是想出了一個好主意：

「凡是無業的流氓，一概取消資格，舖保不用找，但人夫家裏至少得有幾畝地，不然是決不派的。」原則規定了，大家都覺得很滿意。本來提到愛國的事，照例是有產的人的事，無業流氓，要趁荒亂年頭，和縣村役一樣要趁火打劫鄉民的，所以爲國家作事，應該歸有產有業的人出力。

中國人又是一向遵守「故土難離」的，出外作工，和大兵來往，許多人不是很願意，如今的規定，只可出較高的價錢來雇了。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」，結果是以一元五每天的代價，雇到薄有田產

的五十名伙子。

戰事一天天逼近保定，催挖戰壕的伙子的公事，也急如星火，村長畧爲滿意的五十人，但是這五十人首先提出了要求：

「我們五十人一去，不定十天半月，請村長先發每人十元的安家費是不成的。」

這又是一個大數目，還得老百姓拿錢，已經付了一千多了，還出多這裏，就爲村裏的人着急，但是一想到這是國難的非常時期，一切都是了。

「好吧！就這樣。這回是爲國家作工，挖了戰壕好打日本，這樣就了我們的村鄉，一切望大家好好努力！」

「當然囉！不用村長費心，活兒一定幹不錯！」

「爲整理劃一起見，把你們編制一下，公舉一個頭兒出來，作指揮示咱們村的好精神。」

「村長說的不錯。咱們村平日就很關心國事，這回一定不落人後。」學校的庭院召集了應徵的伙子，村長站在高台階上點名：

「王德義！」

「有！」

這一聲大兵應到的口吻，把大眾都鬧笑了。這是個禿子，一頭的癩皮痂，是有名的一個大力士，在年輕會當過兵，因為尊容太差，永久升不了官，一賭氣跑回家去幫人種地，這次應徵報名他是第一。

「李進才！」

「在這兒！」

人叢裡鑽出一個小伙子，長得很面嫩，村長叫他就跑到近前來。

「往後退，再點名應當答到，爲的一律。」

村長囑咐完了就依次點名，到何興仁的時候，沒人答腔，他又連叫了兩句。

「這傢伙想什麼心事？捨不下老婆就不用去，村長點你的名，爲什麼不應聲，話像着了鬼！」

群衆推出一位傻頭傻腦的傢伙來。中等的個兒粗得像棵樹樁子，腦袋長的四棱八瓣的像個壓扁的窩窩頭，眼瞇着一道小縫腫得像是被黃蜂刺過，一身粗紫花布衣服還是左大襟。一臉呆像叫人見了就招樂。

「小栓子！記住有人叫何興仁就答到！」

「對！對！」

傻傢伙聽了村長的話，眨着個腫眼子說，又招得大家一陣哄笑。

「請大家不要笑！維持秩序。」村長的話壓下衆人的聲音。

「現在你們舉一個領袖，」話剛出口，怕大衆不懂就改口說：「就是舉一個頭兒。」

這時大家起了一陣擾亂，不知道怎麼應付好。有人說推王德義當頭兒，因為他當過兵。有人推劉煥三，說他是一個有名的能說嘴。有的還說舉傻栓子，為的是他脾氣好，還召人鬥樂兒。院裏登時亂成一片。

「請大家慎重一下，這是幹的公差，不是兒戲，回頭出了岔兒，有碍咱村的名譽。」

村長的臉一沉，說推傻栓子的那位，趕緊住人群一擠，不敢現面。

舉劉煥三的和王德義的人數相等，各不相讓，看樣子兩派就要決裂。

最後村長說了一個折衷的辦法：「推王德義作正指揮，因為他當過兵挖過戰壕，對工作可以幫忙指導；劉煥三作副指揮，專辦一切外交，因為他嘴巧，辦事決不會吃虧。」

「還是村長會想，這樣辦頂好！」群眾綑的緊張的臉子，立刻鬆散，兩派的人都覺得滿意，心情又融合成一片。

「正指揮副指揮，名兒多好聽！」大家對着劉王二位發出贊頌的聲音：

「我們起一個什麼名字呢？」又是誰在人叢裏提議：

「就叫做民衆別動隊！」村長連想也沒想就說：

「好民衆別動隊！劉煥三是外交部兼副指揮，王德義是總司令兼正指揮。」羣衆又興奮了一

陣。

「記住，我們的別動隊現在是幫忙軍隊修戰壕，將來有機會我們還要上火線！請諸位一切都要賣力氣，也就是幫忙了國家打日本。」

村長簡單的話，又使大家興奮起來。這一行列聽完了訓話，就揹着武器——鐵鍬大鎬，嚴肅的排隊走出校門。

傻栓子拉了正指揮一把，說：「我們是不是上前線打日本？」

王德義照着他的頭上打了一捶，說：「行軍呢，爲什麼隨便說話！」

「我是問一句，要打日本我還沒有學完溜頭踫腿。」傻子回答。

「打日本有鐵鍬就成了，一下子就剷掉他的腦袋！」李進才說着就拿鐵鍬作了一個姿勢。

這不整齊的一羣農民行列，在黃沙鋪滿的大道上，嚴肅的直奔保定走去。他們的心情都充滿了熱望，步伐越走越顯得整齊，只有一片踏踏的聲音。

劉煥三走着回了一下頭，對着王德義說：

「我們什麼時候，也這樣成群大隊的去打日本呢？」

王德義咬了一下牙，說：「等着吧！不久就有那末一天！」

軍隊開來了

中國人一向不齊心，正如人的手沒有十個指頭伸到一般齊。在國難時期，有的人是在戰區，落到傾家蕩產，就是勉強逃出來，也是到處受人凌虐。我也曾在一次逃難時，一件行李被人家敲了二元搬運費的竹槓，一張統船票，輪船的賬房漲過十五元的高價。

這真是所謂「出門事事難。」

鄉村裏自從受了戰事的影響，接着生活費上也受了波及。

食鹽一項是人生必須品，無論窮富的人大家都得吃。華北的人多半吃的長蘆一帶的海鹽，由天津再轉向內地四鄉去轉運，平津時局一緊張，鹽運的來源中斷，整個的農村都鬧着鹽荒。官賣處的官價定到二角五一斤，而且只限定一次購買一元，這樣就比平時漲到四倍，簡直使農民一致嘆息着搖頭。火柴也是日用的，河北省幾家火柴公司，都設在天津，最近因為戰事停了工，四鄉火柴的供給一天比一天恐慌。雜貨鋪的火柴也立刻起價，賣到五個大銅子一小盒，在先前那個價錢是足夠買到一包，明顯的是價錢抬高了十倍。燒柴作飯以及吸煙，大家都把火柴視為希世的寶貨。燒柴大家都用疏黃引火，吃煙又使用了老輩子的火石和火鏟。文明馬上退化了十幾世紀，彷彿我們又生在鑽木取火的石器時代。

最近戰事的消息，已然轉到高碑店一帶，離保定只有一百多里，順着汽車道還不斷有敗下的

逃兵。官廳下了命，一切莊稼只許去穗，留着楷桿爲的便利行軍，村裏人都感到大戰快要臨頭，顯得格外鬧嚷嚷。這次抗戰全國都是火線，沒處可躲，胆小的人家家都埋衣服，女人的衣服首飾早已收藏。

村子的四個街口，新築了一道柵門，用鐵蒺藜的鐵條圍成一道牆，每天夜晚派壯丁輪流巡守，一切都戒嚴了。富人家的幾棵大槍也都拿出了，每天在院內巡哨，還不時响兩聲槍。村公所是辦公的總機關，一切都顯示着大戰暴發前夜的森嚴氣象。

一天早晨，村子上開來一團兵，進村就找村長。老百姓見了中國兵，覺得十分的親切，登時就有人領他們的長官到村公所裏來。

團長是一個典型的東北人，粗壯的身子，穿着軍服更顯英武，「她那巴子」的口語，還在談吐間不時的露着。領章符號全都沒有，只有全體的袖子上箍着一塊變了色的布，上面橫睡着兩個阿拉伯字。

一進村公所，村長和校長帶着笑臉迎出來，鞠的躬也足夠九十五度。

「你們誰是村長？」團長見來了一堆人，急忙問了一句：

「兄弟就是！」錫全躬着個腰搶進了一步說：

「你辦的啥事，混賬東西！可惡！」

團長直指着村長的鼻子尖說：嚇得村長直往後退。

「團長……大人……小百姓有什麼供應不到的只管吩咐，馬上去辦！」

村長當頭受了一棒，腿都打了顫。校長和其他的人本想是過去打招呼，一見情勢不對，大家都扭轉身躲在一旁，拿眼瞟着團長的手槍把。

「我們行了一天軍，人馬都沒吃飯，你們爲什麼不預備好給養和車馬的草料！」

「這個，小百姓實在不知道大人駕到，如果知道早就預備好……」

「混蛋！當村長的辦得什麼事，軍隊到了再預備，那有工夫等？行軍是奉的命令，誰敢在路上耽誤。限你一點鐘預備好一團人的伙食和五十匹馬的草料，遲了就要你的命！」

團長掏出金錶看了一下，說：「你們這村裏的老百姓都可惡，一定有間諜，想作什麼亂！」大家嚇了一楞，村裏有間諜？真奇怪！看看團長繃着個臉，誰也不敢哼一聲。

「這村裏土匪也不少，老百姓買了槍要造反！你是村長，限你兩天裏交出一百棵槍來，不然就拿你當土匪辦！」

村長的靈魂兒出了殼，其他的人也丈二金剛摸不着胸袋。

「現時我們就馬上吩咐老百姓去預備飯！」大家找了個理由就一個個的退到門外。

「回來！你不能走，要逃馬上把你槍斃！」團長過去拉着村長的胳膊，嚇得他直打哆嗦。

「好！我不出去。」村長的臉由紅轉了青。「請諸位吩咐各人家馬上烙餅燒飯！」他轉向着別的人說，眼睛裏快要滴淚。

學校的院子裏佔滿了機關槍連，小學生都嚇得各處亂鑽，像被野狗趕急的一群小雞。三位教員也站在院裏發怔，一見校長就過來包圍：

「我們的臥室住了兵，老總兒拉開我們的被就睡，課室裏也佔滿了人，小學生嚇得要哭，這怎麼辦？」

校長看了看院裏的大兵，說：「立刻放學，叫學生回家，你們三位。」他向四外的兵瞟了一眼，聲音放低：「暫時到我家避一避，等回頭再說。」

我是從來沒給大兵辦過交涉，不知道他們的真脾氣，我只覺着我的幻想是打碎了。中國的老百姓連日本人都見不到，就會被中國大兵毀完了。他們沒有武裝，官廳隄防他們暴動，如今美好的家鄉，沒受日本人的侵畧，先要受一番中國兵的蹂躪了。

村民多天的興奮了，這回一個冷水澆頭，以後還有怎麼辦法？我一路低着頭走回家去。

人心起了動搖

街上滿是兵，三三兩兩的敲老百姓的門，雜貨舖商店，都被他們包圍，大聲呼喝着要燒酒香烟。賣食物的小攤，都被吃個乾淨，往日熱鬧的街市，幾乎見不到幾個村民。走到較為偏僻的家門口，黑大門關得很嚴，我打了半天，弟弟才偷偷的從門縫張望了一下，給我開開：

「家裏來了一羣兵，把倉房的米都揩走了，一點沒剩，說是喂馬。母親他們都嚇壞了，一齊藏進了草堆。」

我進了家，在東院的一間草棚裏，找到了家人，一見他們都是滿頭草灰，我看了幾乎要下淚。母親一見我，悽慘的一笑，開始了一大串的話：

「你可回來了！大兵來了把米都揩走，一個給我要人，說家裏藏着土匪！」母親的臉上發了紫。又一個說，不交人，就把槍交出來。我說：我們是好莊稼主兒，沒人當土匪，那兒來的槍！這一下可把個大兵說急了，他楞着眼說：你們這樣深宅大院，還不窩藏土匪？你這老太太真刁滑，你不說出埋的金銀在哪兒，今天兒沒完！」

「你說他呀，瞪着個眼，吓得我直打哆嗦，幸而有一個年紀大點的過去把他勸開，說了他一句：老太太那末大歲數，別嚇壞了人。說着就把他拉走了，我立刻就住家跑，可是呀，乾着急，邁不動腿！」

她一氣說完，接着眼裏就掉了淚。我清楚地看到，她的腿和手，還一直的打哆嗦。

在我小小的經驗中，我是第一次的受到「兵禍」的切膚之痛。家裏人都嚇走了魂，我想安慰他們幾句，又映上團長那副兇惡的臉相，拱到唇邊的安慰話，我怎麼也張不開嘴。

這次戰事我一向是興奮，總以為這是中華民族新生的機會。我也如狂一般地努力了一陣農民運動，老百姓現時總算站到一條戰線上來。日本沒有打成，中國兵到了，鬧了個滿村沸騰。將來成了戰區，還怎麼辦？可嘆用我們老百姓的脂膏，養的這一批軍人。

「我沒見過這些大兵的可惡，一見人就兇神似地欺服人，看這樣子和先前過奉軍一樣，家裏非搶空不可！」

母親是經過幾次戰變了，三次直奉戰，我們村莊上都過了兵，牲口車連老百姓的糧食衣被都整車的拉走，小康之家會馬上赤貧。「奉軍」的紀律是一提就叫人怕。的阿拉伯字，又突然襲上我的心，像鉛一樣那末沈。

「孀子！救命咧！」

一聲怪叫，嚇得我們一跳，從夾道的影壁牆上，跳下一個人來。滿身黑灰，臉上還置着蜘蛛網，一身白布褲褂，變成了深灰，熱汗順着他的身子往下滴，如果是黑夜遇到，準以為是見了活鬼！

「呀！」婦女們都一齊喊。

「嚇死人了，你是長太！」這句是母親的聲音：

「長太嗎？」我定睛看了他一眼，一點不錯，我緊逼着說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半天沒發活的我，找到了發言的機會。

「別提了，我的小命兒差點沒玩完！」他說着摸了一下腦袋。「我正在家裡蒸饅頭，大兵進來了，說是要作飯，一見饅頭蒸得快熟，就說：熟了給我們送到對門的大院！我不敢不答應，後來剛熟就又來了幾個兵，拿麻袋完全裝走了，你說我可怎麼辦？」

長太是本村賣饅頭的小販，這回叫大兵搶光了，無疑地是乾賠本。我正想着，他又接着說：「我一想，先前那個兵既說要，叫別人搶走，這可不好說。我要出去告訴他，說別人把饅頭搶完了，要吃，我買了麵來，再從新蒸。我剛走出門，那個大兵拿着大刀追了我來，還罵着說：你這東西！爲什麼讓別人把饅頭拿完，我今天非拿你開刀不可！說呀說的，我就沒了魂，撒腿就向東跑，一拐灣進了路南的小門！」

他說到這裏直喘氣，母親又問他：「你怎麼弄了一身灰？」

「咳！別提了，我一進小門，磨房裏有一個糧食囤，我一扳囤沿就鑽進去。囤是空的，沒裝着糧食，裏面都是蜘蛛網，弄了我一身。你說我那汗哪，像蒸籠一樣，一會兒全身都濕透了。我的心呀，恨不得跳出腔子來！」他說着，用左手摸了一下臉上的蜘蛛網，還用右手摸了下兒心，彷彿還覺得他忐忑的亂跳一般。

「那你怎麼又跳到這裏來？」

「我在園裏呀，聽見那個大兵也追進來，沒進廐房，一直跑進了裏院。我一想，他再回頭找着我，命準玩完。一急，馬上又竄出來，一扳短牆，上了牆頭，繞了一大段，到了你們的小東院，這裏嚴密，藏到這兒比較安穩。你們怎麼也藏到這兒來？」

「還用說，大家都是逃難，大兵不講理，誰都怕，那個敢惹！」

「咳！中國兵就會欺服老百姓，他們如果見了日本人，是否也這末橫？」

「也許，不過是看誰的軍隊。真正打日本的不妨害老百姓，沒出息的軍隊，只知道欺服老百姓，那裏敢打日本人！」

「你看大兵在村裏呆幾天？」

「誰那知道準日子，老百姓有多大災，就受多少天罪，沒法兒！」

大家暫時沉默，忽然响起一陣剝琢的聲音，男女之羣又躲到草堆裏了，外面新開來的抗日軍又正敲門。

收拾善後

莊上滿坑滿谷住了兵，家家都關緊大門。民衆組織還沒有什麼成效，對於中國軍隊的開來，本意要歡迎，這次鬧了個雞犬不寧，真覺得十分痛心。我家的大門，被大兵用槍刺挖了兩個大窟窿，僥倖沒有鑽進人來。醜媳婦怕不得見公婆，一味的藏躲，究竟不是個好辦法，於是決計硬着頭皮，和長官交涉一下，也許村莊得以平安。我在房上爬到了校長的家裡，在後院一間倉房裡找到了葆三。

「大兵來了，我們只是躲着不見，也不是會事兒，最好想個辦法來應付！」我一見葆三就開始說，三位鄉村教員也隨着圍上來：

「錫全不知道怎麼樣了！」

「我真沒見過像團長的那副嘴臉，簡直是兇神！」

「大兵都是不說理，」臨街的人家都住滿了，幸而我們住的地方僻！」

我們正在談着，忽然房上又跳過一個人來，正是葆三家的工人。

「當家的，不好了！我牽着咱們的兩個大騾兒，剛出村一轉灣，還沒到高梁地，突然追上來兩個軍人，把我牽的牲口搶走了。我要交涉，過去給了我兩槍托，騎上牲口就進了村。這怎麼辦，我看託人說說贖，也許成，不過又得花錢！」

長工的報告完了，急得葆三直跺腳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我急忙問。「爲什麼牲口被他們搶走？」

「咳！別提了！這年頭兒莊稼人真不好過。」

葆三先來一套感慨，又接着說：「大兵來了，以往他們見牲口就搶，這回我叫長工把牲口牽到高梁地裏躲一躲，誰知道又出了岔兒！」

「那兒都一樣，在我們滿城的家裏，有一年也是過兵，我家的兩個牲口都被大兵拉走，好容易花了一百塊錢贖回來。誰知道走了不遠，又被一個大兵截去了，我真後悔，壓根兒不贖還好！這回又無辜搭上一百塊錢！過亂年是沒法兒！」李先生是滿城縣人，這次又勾起他的記憶。

「牲口丟了，不要罷了，我們不用去贖，看他拉着倆騾子怎麼辦？」

「倆騾子，一定不只這個數兒！你瞧吧，他們回頭準把全村的牲口車都拉走，還裝着滿車的東西，大兵就是這回事兒！」

「他們是上前線打戰，拉着滿車的東西怎麼行軍？」

「你太是書呆子了，他們爲什麼帶着東西打仗，出了村他們一定到別的地方變賣了，他們只爲要錢。當兵的一年到頭是窮，可是一打仗，馬上個個人滿身是錢了！」

「我們還告訴老百姓說，這回中國兵一定把日本人打退，前線的戰事，老百姓一向也很熱心。這一下子根本推翻他們的信念，以後怎麼辦？」

葆三說着就嘆氣，這回我趕緊把說溜了嘴的話，又歸到題上來。

「因為這個，咱們還得出頭，交涉一下看，他們也許爲的要點錢，我們想想辦法，應付一下。眼再看沒人管，村子裏一定大亂！我們再對老百姓說什麼，他們也不相信了！」

「看看也好，如果他們一駐夜，事兒就不好說，家家的婦女怎麼躲？」

「他們如果住民房，最好交涉個地點安插一下婦女，男子們怎麼也好說，只是在哪兒找個安全地點：」

「好，有了！」葆三恍然大悟似地說：「如果騰民房，叫村裏的婦女到天主堂去躲一躲，我還給神父有點小交情，一定會賞臉。」

「就這樣規定，我們馬上再到學校看看錫全，事情只可隨機應變，走到那兒說那兒！」

我們一行五位，由校長家又走到了街上，滿街上都是人，大兵在街上亂串人家，村裏的壯丁有許多爲大兵們騾馬，一個大兵見了我，就拉着我爲他打水飲馬。我急忙說：

「我們是找你們的團長辦給養的，回頭好爲你們預備飯哪！何況我也根本挑不動水！」

「這是村裡的先生們，找你們團長，一定有事兒。打水飲馬，那末我來！」

一個本村的壯丁，這樣爲我解了圍，我們脫開身，跑也似地快步走進村公所。

火山上跳舞

真奇怪，一進院就見團長一向緊繃的臉，這時見到了一絲笑紋，正向教員宿舍走進去。錫全和致堂老輩子，在村公所辦公室裏說小話兒。

「你們來了，正好！事情快有點眉目兒！」他們一齊的這樣喊：

我這時很胡塗，不得不發問：「怎樣說，事情有什麼眉目兒？」

「你們年輕人真不通世故！」致堂先嗔怪了我們一句。「軍人還不是爲的一面事，要錢！」語調更顯沉重。「給他錢什麼事也完了！」

他說着把兩隻手一捧，彷彿整堆的洋錢也真的隨着掄完。

我這時又學了一種新世故，原來在中國社會辦事，一切有錢就行。縣裏的衙役和老百姓搗亂，爲的是錢；大兵的耀武揚威，看起來要嚇死人，原來也是爲錢。我真不知道這位中級軍官團長，怎能厚着臉皮說出口。致堂真不愧是混過衙門的官事兒，大概他也一定玩過這套。

「事情怎麼說來的？」我問了一句：

「這還不好說，」說村裏有土匪是噱事，要槍是嚇嚇人。你想槍是錢買的，給了錢不就代替了槍，這事多麼簡單！」致堂說了就哈哈一笑，是在笑我們這一羣孩子不懂得怎麼在社會爲人。

「原來如此，他究竟要了多少？」

「我這樣的和他交涉的。」致堂握緊了手，彷彿手心裏拿着交涉經過的條文。「我對團長說：本村的百姓最老實，一向沒有過土匪，槍枝一家也沒有，不過團長是明白的，行軍是辛苦事，大熱的天，你們又要上前線，替我們老百姓打日本，我們很願意送團長一點路費。團長是明白人，我先前也在江蘇的督署裏混過事，沒外人，我們的一點小意思！」

「就是這樣交涉好的。」錫全村長插進來說：「你們一走，我想不好，團長對我打官話，事兒不好辦，我趕快派人請了老輩子來，結果才算和緩了許多。」

「到底出了多少錢呢？」

「團長說一棵槍至少得五十，一百棵槍五千，我好說好講的讓到三十塊一棵槍，一共出三千塊！」

「咳！我們的村子如果真有一百棵槍，我非指揮着和他們打一打不可？這回是白出一百棵槍的錢，再來了軍隊，要槍，怎麼辦？」

「再要槍，還是一樣，再拿錢！」致堂是世故老人，很隨便的回答出來。

「如果這樣打仗，日本人不用說打，來幾次中國兵，老百姓怎麼受！」

「咳！可惜的是鄉村的人熱心國事，經過這次多麼叫他們灰心！」

「中國的事兒，壓根兒就是一樣。我們愛國是我們有良心。這種軍隊上了前線，還不是砲堵眼！」

「他們打了敗仗，結果還是戰區的人吃虧！」

「咳！總之是中國老百姓倒霉！」

大家亂談了一陣，眼看日頭又要亂黑，村長急忙岔開了話題，說：

「團長說大兵過夜得住民房，這個事兒怎麼辦？」

「我們請團長發一道命令，暫時先不許進人家兒，容我們向天主堂交涉一下，把婦女都搬過去，回頭再叫大兵們進人家。」

「好！就這樣辦！團長已經得到了三千塊，還不作這點小面子！錢能通神，這話你們年輕人也得相信。」

於是校長葆三到天主堂辦交涉，請求借教堂收容難民，致堂和團長請求發令，村長專待交涉妥了，就告訴村裏的婦女趕快搬。一切交涉都妥了，團長的傳令兵下了命令，連暫時搬進民房的也得先騰出，老百姓搬了家，才許他們進門。於是村裏又鬧成一片，家家的婦女都成隊的往天主堂跑，這真不亞於火線下逃生的一羣難民。

我隨着家人，趕到天主堂，佔了會堂的一個角兒。村中的婦女見面都打招呼，雖說滿面都很驚慌，但是畧一安定，她們又七言八語的談起來：

「我們家的綢緞店，還沒分完的貨底兒，都被大兵們搶走了！」

「怪不得在我們胡同口大嚷着賣布，說給錢就賣，可是誰也沒有答腔兒！」

「雜貨舖前些日子五個大子兒一盒洋火，這回聽說全舖子的東西，都被吃光搶淨了，還搶完了櫃筒裏的錢！」

「鹽店的鹽，前幾天說沒貨了，兩角五還不肯賣，這回大兵在院裏搜出來兩個大鹽包！」

「是的！大兵們在街上大聲吆喝，說一角錢一斤就賣！」

「俺家小狗子的爹，還買了一塊錢的，大兵不會使秤，回家一稱足有十幾斤！」

「你們都買了便宜貨，我們家可倒了霉，牲口叫他們牽走了。」

「我們家的糧食，整口袋的村出去喂馬！還撒了滿院子，一地都是糧食！」

「我們家的首飾都被大兵搶完了，還拿槍嚇人，給我們要錢！」

我站在一旁，聽着這羣人的談話，心裏有說不出的悽苦。大兵剛進村不到一天，鬧了一個天翻地覆，如果戰事延長，他們在這一帶作戰，長久的住下去，村子上的人怎麼活？中國人一向怕大兵，我在都市裏還沒直接見過他們有什麼暴動，原來一到鄉間，他們的真面目就全顯了形。

難民還潮水似地往屋裏擠，秋初的黃昏，雖說已然涼爽，但熱汗蒸騰着一種臭味兒，令人實在難受。有幾家有病的婦女，躺在當地上呻吟，七十的老太太，還在旁邊哼着說：

「我活了七十多，還沒有見過像這回的大兵！我都七十了，還……我可真沒見過這個！」

天黑了，屋子裏擠了幾百口人，天主堂的神父吩咐工人掌上兩盞煤油燈，我安慰了村裏人一番，勸他們暫時忍耐一下，說不定大兵明天就走，大家總可以回家了。這是中國人，我們受點驚

也不用怕，他們是要上前線去給我們打日本呀！

「中國人就這麼可怕，日本人來了還怎麼着？那不就吃了人！」一個聲音在驚叫：

「吃人！一點不假！日本人見了中國人一個也不用想活！」又是另外一種聲音

「咳呀！我活了七十啦，可沒經過這一回呀！」老太太又發感喟：

「可怎麼了，我這病又不好，我還能多活幾天嗎？」一個病婦又啾啾：

「先生！快到學校裏去瞧！廷元家的女人，坐着一輛車要逃跑，出村不遠被大兵們截住了，大兵們趕着車跑！廷元正託人向團長講情，叫把人給送回來，現時還沒說清，請你快去幫幫忙，講一講情！」

廷元家的長工跑進來就對我說，嘴裏還直喘氣。

我看了家人一眼，還很安全的聚在一起，私下很欣慰，但一想到廷元的遭遇，和許多人家被搶的消息，我的心又忐忑的像在火山上跳起舞來。

隨着工人走出天主堂的天門，不知什麼時候掛起了一張「難民收容所」的蘇體大紙條。

劫後的村莊

軍隊在村莊上一住五天。團長住了村公所辦公，學校也無形解散，一切組織也都瓦解。大兵住了民宅，婦女們全躲到難民收容所，地裏的棉花全都開了花，沒有人去摘，被秋雨全淋黑了。男子們不是爲軍隊作飯，就爲大兵驢馬，眼瞧着地裏的稼熟了，沒工夫收拾。便宜了一般游蕩的野孩子，由地裏亂往家搶。

婦女們避難時很匆忙，除去衣物外，沒帶糧食，每天由天主堂蒸窩窩頭每人分送兩個。有大胆的回家去取東西，結果却吃了說不出的虧，再回收容所打死她也不敢出門。眼看着一羣難民，整日瘦弱下去，這五日真是長過一年。

村長和其他露面的人，在村公所陪着團長，整天擺着牌桌打麻將，軍隊始終沒有開走的消息，大家只有背後皺眉嘆氣，見了團長還得笑臉逢迎。武術的刀槍都收起了，看家的槍也早埋入了地，桌上的無線電播音機也停止了，商家全都關了門，貨物早就用完，街上也再不見一個小販，連街犬也蹲在巷尾不敢滿街跑。形成了一種異樣的淒涼，正和先時的熱鬧成個極端相反的對照。

在五天過去的上午，突然飛機又來光顧，在村公所的房頂上，盤旋了兩週，低得看清楚駕駛機的方向招手，人心更加恐慌萬分。

團長的辦公所受了這次驚嚇，我曾親眼見到他伏身在書桌底下，以爲有了桌子的遮蔽，炸彈

降下來，也可以安全無憂。飛機走了，炸彈可是沒落，接着團長下令：立刻開拔！

命令一下，各民宅的大兵，全都跑到街心聚齊，我和村長一行五人還對團長送行。

「多打擾了！」團長說了出於衷心的一句話：

「沒什麼，恕小百姓們招待不週，一切望團長大量海涵！」這是村長的回答：

這次開拔，只是大兵們身上的被捲加大，臉上五天不見又顯出紅光，肥得要往下滴油。經過半天的召集，訓話手續之後，團長終於向我們行了一個軍禮，領着烏壓壓地一隊人馬真個開拔了。我們目送着他們全體走出村外，已經奔到河口渡過了河，回來這才命令老百姓各回各家。

我家是駐了一個連部，五天來任誰沒敢回一次家，都住在天主堂，這次跑回家去，一切變了。一匹老馬殺了，還有七八頭雞鴨，雞毛骨頭扔了滿院，倉房的門口敞着，糧食就一直撤到了馬房。到屋裏一瞧，被褥衣服扔了滿床滿地，後院裏挖了一個大窟窿。

「咳呀！衣服首飾都不見了！」母親先喊了一聲：

到洞裏一瞧，較舊的衣服還在洞內，但是滿是污水，母親的灰鼠皮袍是沒有了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我問了一句：

「後院一個洞子，過荒亂年就埋衣裳，這回怎麼被發現了。好東西都不見了，破壞的還給留着！這些大兵們真該殺！」母親說着就發狠：

「咳呀！我們屋裏的坑也拆了！」

「拆坑幹麼？」我又急步跑到二弟屋裏去，大坑當中拆了個大窟窿。

「大哥！你們屋裏更亂，箱子櫃子都劈開了！」三弟跑來告訴我說：

我由二弟房裏，飛也似地進了房，衣櫥大櫃劈得張着嘴，滿地扔滿了書。我一看明白了，大概以爲裏邊藏着寶物，誰知是些破書，故意扔了一地來洩憤。我看了亂葉似地書，急忙檢拾，但是有好看的封面的都寫滿了罵人的字。

「那盆鬼頭粉，和巴黎頭膏不見了！」妻拉開了梳妆台，對着我說：

「哈哈！大兵們拿女人的粉和頭油有什麼用？他們又不能使！」

「怎麼？你們產裏也少了東西啦？」母親聽見聲音也跑進來問：

「我們屋裏沒東西可拿，隨身衣服我們帶走了，書他們是不要。」

「頭油香粉他們拿去準是賣，以爲很值錢！」

「我們也總算多少給他們送了點路費，丟這點東西還不便宜嗎！」

我只可這樣談話的安慰他們，但是心裏早把這些大兵恨透啦。

總之，我家的一匹馬及鷄鴨，他們殺了吃，糧米來喂了馬，好看的東西值錢的衣服首飾沒有給剩。一家這樣，我想別人家也定難免，虧了這是一個連部，還有連長駐紮。這時候母親又有了新發現：

「罐子裏的腊肉和鹹鴨蛋全部沒動，爲什麼反倒宰了一匹馬？真可惡！」

大兵們放着腊肉不用，幸活馬吃，真是有點作孽，但一轉想，幸而住了五天，如果日子住多了，準不會剩下那倆騾子，我們只有寬心自慰。

家裏的散亂經過一番整理又恢復了些舊觀，村子裡又重現了活氣。

大街上的人見了面，都報告着失竊。地洞大坑都挖了，夾壁牆也都被發現。一個個失竊的人哭喪着臉，剛走的大兵却是滿載而去。

「倒感謝日本的飛機，光顧了一次，不然這些兵一住久了，村裏還怎麼辦。」

我在受禍之後，心裏會湧起過這種意念，但是立即將此意打消，爲了保持整個國家和民族，我們對這般無知的大兵原諒了吧。

自動武裝誰來給誰打

村公所又照舊的聚滿了人，村長經過這次事變，頭上顯得多了兩根白髮。廷元晃了人抬不起頭，因為他的遭遇更覺精心。校長的家受損最輕，兩匹騾子也託人花了八十元贖回。三個鄉村教師，也嘗了一次逃難滋味。只是致堂老人還是照例樂觀。

「大兵就是這回事，那會兒都是一樣！不管他內戰也好，抗日也好，反正他爲的吃糧拿錢，一上戰場就想發財！」

一提到錢，又趕快算賬：兩輛車，六匹馬，四個車夫；別動隊五十人，出去了快夠半月，這筆數目就不小。還有：衙役的二十，團長的三千塊，這怎麼辦？

一想到團長的三千塊，大家更顯着憤然。

「官廳不叫我們武裝買槍，這回敲了我們一筆竹槓！」

「我們早知非出血不可，私下買了槍，有一百桿也得給他幹一幹！」

「二百桿槍就有不小的力量，這回叫團長挪走，真是倒霉！」

「村子裏家家都有損失，我們要自衛，先得武裝！」

「你看這回大兵來的太急，老百姓逃也逃不及！」

「這回戰爭是兩個民族的對抗，整個中國地都是火線，哪兒逃？」

「即使逃脫了性命，自己的家鄉也沒有了，祖宗的墳墓也被搗毀，試問你到那裏去生存？」

「爲了救國，爲了保護我們的家鄉，我們在祖宗的土地上戰死，也決不逃難，誰來侵略我們，我們和誰打，我們應該武裝自衛！」

「少吃幾担糧，也得買棵大槍！」

鄉民受了這次的蹂躪，決定了保鄉守土，經過大家的決議，於是都回家把未被發掘的錢財拿出來，各地的託人去買槍，不久之後，村子裏陡然多了幾十棵新舊的武器。

練武術的於農閒的晚上又開始，練槍的人也爭學瞄準射擊，不久村裡的繁榮恢復，武裝自衛的能力真個顯得加強。

前線戰事一天天迫近保定，一天正午，從河沿上跑回一個人，一路上嚷進村裏來：

「逃兵來了，正過河，快要進村，大家都關門呀！」

這樣一傳開，大家的門都閉緊，男人們全都拿着槍上了房，小孩子們幫着婦人住房上運磚塊，如果槍打不準，回頭拿磚頭砍，反正老百姓是有房子作隱蔽。這回不似上次的慌張，都興奮的要試一試槍。

致堂的大門正在街口的衝要處，他老先生，領着兩個兒子也早上了房，兩桿大槍，一棵後腔槍，一棵十三响，小兒子的身旁圍滿了磚頭。

連响了兩聲槍，四個武裝的灰衣人衝進村子來。一直跑到致堂的紅油大門前就往裏闖，沒闖

開，上邊的磚頭雨點似地照頭打下，還响了兩槍。大兵知道了準備，急忙後退了幾步，跑到對面的牆轉角，屈着身子蹲在地上，藉着牆角的隱蔽，對着正面放槍。四粒子彈打得牆上冒着火星，有一粒打的離致堂站的壕口不過半尺。

致堂是經過戰陣的，一點不着慌，跪在壕口旁仔細的瞄準，果然一槍把一個大兵的腦蓋打飛了。大兵們後退了兩步，還沒找好地勢，又被旁邊人家的冷槍打在一個兵的腿上。街道共總寬不到兩丈，兩旁的冷槍和磚頭石子，飛羽似地打下，把這生死的四人整整地包圍。

沒有經過半個時辰，大兵是支持不住了，於是一個揹了死屍快步就跑，連受傷的也跛着腿跟着跑了。這次戰鬥是大獲全勝，敵人是一死一傷。

幾個大兵並沒逃出村外，在村南一帶，被張蔭南幾家房上的冷槍，都打死了。村子裏得到全勝，張家還繳了大兵的四棵槍，大兵的屍首埋在野外，三八式的四棵槍和二百多粒的子彈，是這回的勝利品。張家父子槍法好的名聲，不久就在村人的口角邊一致頌揚。

村子裏不到一點鐘秩序恢復，致堂和張家的人都聚在村公所，一見面大家就說：

「這回打得不錯！咱們村的名聲一傳開，逃兵都得躲開走！」

「你們父子槍法真好！三個大兵都死在你們父子的手上！」致堂拍了拍張蔭南的肩膀：

「不成！聽說第一個是老輩子開的火，還是你老人家槍法好！」

「誰也不錯！以後再遇事就這樣打！」廷元的話是衝着兩方：

「可惜這回是打逃兵，如果是日本人，那多好！」校長插嘴：

「不要緊！這回是小試鋒芒，以接誰來給誰打！」村長過來說：

「你看！官廳不許民衆武裝，大兵來了就受蹂躪，連衙役也來敲竹槓。日本人來，那還得了！如今有了傢伙，誰也不怕，誰來侵畧我們的土地，就給誰打，一定保護我們祖宗的墳墓和可愛的家鄉！」致堂老輩一向是圓滑，這回却起了激憤：

我看到他們對這次勝利的歡騰太高興，於是也發表了一點意見：

「這次戰爭是中日民族的對抗，我們凡是中國人都該自動武裝起來，幫忙前方軍隊作戰，不要槍口衝裏打中國逃兵，應當先保國，再提到保鄉……」

「你還是理想主義者。」致堂過來駁了我一句。「幫忙軍隊作戰，他們不但不用你，一見面就得先繳你的槍。鄉村的人，政府那會兒知道利用我們的力量！」

老人的經驗幾次戰勝我了，應付衙役和團長，他都有辦法，這種世故談，也有幾分理道。官廳不但不組織民衆，反而說預防暴動，軍隊來了，先給村裏要槍。這些事實，打消了我一團利用民衆抗敵的熱望。

「不要灰心。」他又安慰我一句。「這次小試鋒芒，是証明農村的人怒吼了！老百姓只知道愛護本鄉本土，所以口號應當先說保護我們的家鄉，等全都武裝起來，再加以組織訓練，那時就是民族抗戰的無限大力了。」

「實在的，農村的人是處在多方壓迫下，馴順得像一些羔羊。但是逼得他們急了，自然會自動武裝自衛，反抗一切非法的壓迫者，他們的口號，是：誰來給誰打。不論中國當局，或是日方，誰能夠利用這廣大的民衆，誰就可獲得戰爭的勝利。希望中國當局早早注意這事，趕快把他們組織起來，別讓這些請纓無路的羣衆，被敵人利用了，像東北同胞的一樣槍口內向……」

我聽完致堂老人的話後，腦子裏車輪一般上下翻騰的在亂想：

動蕩中的故都：內容代序——我已沒有了家，車上的怪客——一個預言家，又是一個預言——蘆溝橋砲聲响了，戰氛籠罩了富有詩意的北平城，一夕談——要攘外先得安內，廣安門外一瞥——人力征服了科學，一位朋友死了——是菩薩誤了她，年輕的勇士——一手殺了十九個人，東交民巷的奇觀——人頭滾地，小玩藝——無名作家的傑作，戰事終恐不免——一位軍官的談話，看不得！這隻惡手會攔人，洋車——東城——這是高麗棒子的聲音，逃出火線——城門洞暫作避辦所，逃難人語——女人多作了犧牲，七十歲老翁絕城記，我作了一次秦始皇——焚書，向前走去——挺起胸脯兒來，麻袋撒了——究竟是打與不打，車到西便門——委曲了，弟兄們！夢境的憧憬——象徵着前途的光明。——全書四萬餘言。唐英偉先生木刻封面，上海雜誌公司廣州支店及北新書局總經售，每冊售價國幣貳角。

城陷之後：該書五年前由上海大夏書局出版，係輯描寫濟南慘案的小說九篇而成。後因特種關係停版，增訂再版不久當可發行。

抗戰中的華南：係寫最近華南抗戰中的動態。凡關於壯丁訓練，推銷國防公債，下鄉宣傳，廣東香港人對於舊曆年的生活以及空襲下的種種情形，均用簡練冷雋的文筆，全盤托出。對於揭開中國社會的古老瘡疤，以及人民敷衍因循的墮性，都有精警的諷刺，可作負責民訓工作者一種借鏡。文長一萬餘言，在印刷中。

華北的昨日今日與明日：係寫由冀察政委會直到最近偽維持會的政治演變小史，檢討過去華北危機的造成主因，並由現狀以預測將來光明的展望。用輕鬆的文筆寫出，於事實敘述中兼重趣味，可作研究華北問題者的史料。文長一萬餘言，在印刷中。

民國二十七年五月

查日收到